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寄健康人
繆崇群作

繆崇群作

寄健康人





1933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發行

目錄

旅途隨筆

In the midway of our mortal life....... -Dante.

一　新兵

當着南北正在劇戰的時候，鐵路早已中斷了，我南行的計畫，於是只得捨陸而就舟了。

白河的水色，本來是渾黃的，現在被暮雲映得越發黯濁了。喘急的波流，並沒有什麼狂吼的聲音；只是一股作氣地向下奔騰着，沖刷着，一點也不停息。那架河的鋼

橋，就在遠處也望得非常偉壯而且龐大，他卻是穩重不動絲毫的。

靠碼頭的各式建築物，被餘暉照了一霎時刻，便又恢復了他們原有的古舊的顏色了。他們好像一羣落魄衰老了的娼婦，不再作那些誘惑獻媚的勾當了，只是厮守着，點綴着這應有盡有的泊頭而已。

外埠來的汽船，一個一個銜接地攏靠着棧橋的旁邊。雖然有無數的小工們爲她解卻重載，而她自己似乎並不覺得，儘從烟突裏擁出一團一團的黑煙，那彷彿表示她在喘息，爲減輕了長途的疲憊似的。

我在甲板上徘徊着，我心底充滿了一種悽悽惶惶的情味：我是起程了。

鐘敲七下了，船還沒有開。

司機樓上，前後的艙裏，燈光都明了。賣零食的小販，把攤子都移到棧橋上，甲板於是更顯得清靜，船彷彿不久就要開行似的。這時，來了兩個持鞭的軍人，後面跟着一羣人，有一個衣服很整齊的穿長袍的人，手裏拿着一面三角旗子，是黃色的，上

面寫着招兵兩個字，蓋着一大塊不紅不黑的印色。

因為好奇，我也尾隨着他們，一直都攀上船艄的甲板上了。兩個拿馬鞭的軍人坐着，那個持旗穿便服的人向大家說，喊誰的名字誰就答應一聲「有」。

……………

點了一陣，大約是三十七個，沒有一個缺席。有一個點了好幾次纔回答一聲有，被那點名的人訓斥了一頓，他卻癡笑着彷彿要掩飾自己的不靈似的。

不一會，散茶的來了，斟滿三四個粗碗，讓他們輪流分配着喝，但喝茶的人似乎并不踴躍，有些離茶壺遠的人們，還沒有聽見說的是什麼，羔羊一般地三五個坐在一起，有帶着小包袱的人，便臨時放在身邊作了自己的墊子。

喝過茶的人們回來說，

「去喝一碗罷，否則要等明天晌午纔能喝呢。」

他們都是鬱鬱的，馴順的，誰和誰也沒有皈依。

旅客們沒有敢和他們接談的，那大約因爲他們屬於這兩個軍人的罷？何況這空氣中又帶着不少森嚴機密似的成分呢？

他們有些切切地私語着，好像在驚奇這個新鮮的國度，驚奇這龐大的洋船，驚奇這周圍的一切……但也有幾個是彷彿在忍氣吞聲的強者，他們對於那威風凜凜的頭目，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不，只是在他們的眼中放出一種想反抗而不能的光芒，揣度着他們好像要說，——昨天，我還是一個自由的人，雖然我有些飢餓，但我還能對於世界的一切輕蔑怒駡；今天，今天我到這裏來了，也祗因爲在這里罷了……

渾濁的流水，黯淡的暮雲，棧橋上的人聲，各處瑩瑩的燈光，一切都和他們沒有關係；就是這偕大都市裏的無數的人，雖然同是人，也和他們沒有一點的關係。沒有給他們送別的，沒有一個父母兄弟妻子……是他們此刻所能見到的。他們心底此刻思索着什麼呢？軍人……威風……沈重的鎗礮……瀰漫的煙雲……紅的血：

……白的骨………那一樣是他們所思索的呢？

委實地，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思索的是什麼，也沒有一個人去徒然地關顧到他們。他們這一羣，在一面小旗，兩條馬鞭下馴順地偃伏着。

四圍更沉靜了，可以聽見淙淙的水聲，打着船底好像低低的咽泣。在遠處，那龐大的鋼橋上，移動着一輛一輛的車燈；在對岸，樹蔭處的幾星寂寞的燈火，他的倒影，好像金蛇一般地在水中游動着。

已經超過規定的時間很久了，船還沒有開。

回到艙來，奪目的燈光，盈耳的人聲，頓時覺得被一股熱騰騰的氣氛包圍起來了。買辦，茶房，司帳………神色很緊張地在計議着，

「無論如何，還是不『裝』他們，你去對他們頭目說罷。」

「………」中間人表示很難爲情地楞着。

「何況纔給半價，不裝不裝。」

「不，他們已經答應給全價的。」

「全價？……．這一羣新兵，沒有一點訓練和紀律，在途中再出了亂子。」

「他們說只要睡在露天的船板上，連大艙都不進的。好在一宵就到了。」

「萬一出亂子呢？」

「不會的，都是新兵，裝了他們便算了。」中間人再三懇求，接着，

「惹急了他們長官，說不定今晚就出什麼變故了。」

本來想和事的，那知反招買辦震怒了。

「他們知道麼？這是英國船！一個電話，就可以由工部局派些武裝警察把他們趕走，栽他一點贓，就說盜竊！」

……………………

對於同胞的戰略，我低首地驚服了。儘力地推，儘力地趕，我不知那一羣可憐的人們要往何處去。

臨睡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這個談判有了結束沒有。艙裏只剩了奪目的燈光，四圍都靜靜地沒有什麼聲音了。

船，還沒有開。

——不開也好，讓那些還未走上旅途的人們再依戀一刻他們的鄉土罷，讓那些焦灼着，憧憬着光明前途的——不，也許有怕上征程的人們，且在這黑暗中再掙扎一會；再拖宕一會罷。

第二天醒來，船已靜靜地泊在煙臺的海面了，詢起昨晚那一羣新兵，纔知道都已經登達了他們的目的地了。

運命的力，儘力地推，儘力地趕着人們，我不知道那一羣可憐的人們還要被推趕到何處去。

自然，他們不久就上實際的戰線去了，唉，這一羣新兵，這三十七顆肉彈！

近午的陽光，把煙臺市面照成黃金的顏色，海呢，像一塊透明的水晶；像一片油

線的絨毯，在輭動着，輕蕩着，漾漾地浮着着一船還沒有到達他們的戰線的人們。

正午了，船還沒有開。

——不開也好，我心裏又這樣低低地念着它了。

二　夜車

因爲一點小小的職業，在嚴冬，我不得不冒了寒涼向M驛進發了●也是當着戰時的交通，車和時刻都沒有一定的●在這沒有一定的期間，我時時去打聽，有一次，確確鑿鑿地，宣佈了第二天早晨八點鐘有一列車子到S州去。

按着時間，我很早地便到車站去等候了。

天色非常的陰晦，車站內外，完全彷彿留着一種被朔風征服過後的蕭瑟與冷落；旅客雖然很多，但都是無精打采地沉着苦臉，誰和誰也沒有交涉。這偌大的一個車站，眞是顯得過於空洞寂寞了。沒有汽笛叫，就連脚夫也不肯高聲說一句話的。恐

怕除了人們的鞋底擦着水門汀鋪過的地上所發出來的一種嘶嘶的聲音之外，再也沒有另外的響聲了。

確實地，費了所謂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買着能夠帶我去M驛的車票了。并且，謝上帝，我也僥倖地「衝」上車子了——這沒有頂蓬，沒有門窗，沒有坐位的車「箱子」！朔風呼呼地狂吼着，吹過電桿上的磁瓶時，更尖削的彷彿像鬼哨了。天上無邊無際的陰雲，幾乎要整塊地向大地沉落。午後，天地越發變得陰慘了，彷彿前方的火藥烟雲，也都向這裏壓迫過來了。

已經越過發車的時刻四分之一日了，但仍然沒有一點要開的消息。

冬天的傍晚，世界是怎樣地像一幅水墨的圖畫啊！一羣同車人們的面龐，也漸漸地迷朦起來了。不久，站臺上的電燈照明了，彷彿一條珠鏈，在黑暗中閃爍着寂寞的，沒有熱氣的冷光。這時，空中已經遲遲地，但又接續不斷地旋舞起輕屑似的雪花了。

差不多已經是我預定要到M驛的時刻了，而車子纔從他的起點慢慢地開出。離開車站不久，頓時就把這一羣人帶向烏黑的深處去了。

轆轆的輪聲，成了一種單調而可怕的聲音，在軌道旁邊的電桿，郊野的樹叢，山影，都彷彿變成黑黝黝的幽靈的影子了。

雪，下得越發緊了，從旅客們手燈裏射出來的光線中，可以看見每個人的肩上都披了白雪。

大家都是在冷風中瑟縮着，但人和人也漸漸願意互相靠倚了，那或者爲了取暖的緣故。

我在車箱裏時而昏殭過去，時而激醒起來。耳裏還是古隆古隆的輪聲，眼中還是烏黑的什麽也看不清白，下意識還能告訴我是在動着的向前進着的車裏。

大約因爲過於寂寞的原故，在我身旁坐着的兩個人儘劃着一根一根的火柴，他們幷不吃菸，也不曾尋找什麽東西，恐怕只是藉一點火光消遣遊戲而已。他們的面影，

我在這一次一次火柴的微光中記清楚了，一個面龐長些，一個較圓些，眼睛也特別地深陷。聽他們的談話，可以揣度出他們是同鄉——不在一個村子，相距也是很近的。他們都是圍着一條灰色黑綠的軍用毯，背和背對靠着。

我本來注意他們，他們的談話，也就引着我諦聽了。

「……，眞的，我總忘了問你，鍋店村的老徐怎麼很久不見了？」

「他嗎；你還不知道，早「斃」了。」

「斃了？我一點影子也不知道！」

「其實，眞寃！太寃了！」

長臉的一個劃了一根火柴又用口吹了，這時可以看見對面說話的那個人頭還在搖着。

「那是他們隊伍正駐××的時候，他和一個女人不規距，其實也不過拉了一下手。」

「那也不致於就犯死罪啊！」

「誰說不是呢。不過他在崗上，那女人立刻就在司令部前邊嚷起來了。」

「這女人太厲害了！」

「其實他們還認識過。」

「……」

「要沒有胡隊長給他告發，恐怕也不致於的。那傢伙和老徐還是同村，就因爲他也認識那個女的。」

「媽的，太不值了！」

「那傢伙後來死得也夠慘的……」

長臉的一個還是劃着火柴，眼皮低向着火光，對方還沉着臉繼續地說，

「在××剿匪那一回，他領着一小隊繞和匪人開火不久就中傷了，倒在一個山坡上。匪竄了之後，人來看他，他還呻吟着呢。彈是中在脅下。他對一個同伴說，

——勞駕了……實在受罪……不如請你再爽快給我一下罷。」

說着，他指一指他的額角。

「這傢伙也眞可以的啊。」

「到底，又給了他一下纔過去了。在沒有人的荒山裏，卽或請着醫生，也是難好的，痛快地早點完了，眞比受那種罪強多了。」

「這年頭命眞算不了什麽。」

「眞的，就像胡隊長爲了幾個錢，結果把命送了，聽說死後從他衣袋裏翻出半個月的欠餉，一個還沒動呢。」

話終止了，火柴大約也劃完了——因爲他不再劃了。

我完全注意着聽他們的談話，我似乎也走進他們的世界了，我想着他們的「老徐，」「那隊長，那女人……

雪飛得更緊了，再望周圍，已經不似以前那般烏黑了，那大約因爲地上的雪，集

得很厚，雪光已經暟暟地映照着天空了。這時，一切都被白雪掩蓋了。

驀地，我疑問起我自己，並且連這一車的人們，在這樣淒涼冷酷的世界，大家同到什麼地方去呢？甚至我奇怪了，那機車還會發出動力來；那司機的還有熱的力量去運轉着它麽？……

黎明的時侯，我到M驛了，那夜間談話的人——兩個傷兵，我看見他們仍是坐在車裏向前邊進發去了。

三　江船上

有一次，我是坐在這樣的一個江船的客艙裏，幾條板櫈，一個小桌，代價卻高出房艙二分之一了。那次同艙的連我一共是四客：一個二十二三歲的青年軍人，一個行商，一個是穿袈裟的修行人——後來知道他是會音寺的和尙。他是胖胖的臉，光光的頭，正同一般典型的和尙一樣。手裏拿着一條宿珠，用拇指的指甲一個一個地掐送

着。

青年的軍人睡了一覺醒了，好像極不耐煩地坐了起來。他是一個瘦瘦身材的人，臉上土黃色，肩背有些向前彎曲，那一身軍服穿在他的身上，分外顯得不稱了。由他一個人，我彷彿看出中國軍人的精神來了；疲憊的，倦怠的，沒有一點出路的中國軍人。因爲他的面龐好像我的一個朋友，所以我幷不嫌厭他，而且陰自儘思索關於他的事了；他是因此因彼地穿上這身軍服了，他又是因此因彼地不能把他脫下了……莫名其妙地，我又聯想起這「不得不」的人生了。

我想，他或者是世間的一個畸零人罷？沒有人還能對他說，

——孩子，我生了你不是爲去飄泊的……

——親愛的，你在我懷裏永沒有安睡過，你卻要常常到辛苦的路上去打盹……

江船靜靜地駛着，兩岸葱綠的樹木，如影戲一般地向後移動，這四個人的客艙裏，充滿了寂寞的空氣，並且使人感到一種壓迫了。那青年的軍人坐起之後，連連搖了

幾下頭，同時把兩腿彎起來，用他的兩手抱着膝蓋。瞧了半晌那穿袈裟的人，想要搭件似地說，

「到鎮江去的麽？在那個廟裏住持？」

「××的會昔寺。」

青年的軍人凝視了一會對面的僧人，彷彿關制不住地把心裏立刻想解决的問題提出來了

「人怎麽就可以出家了？眞地，我時時有這種願心。」

「……」僧人沒有回答，好像估量對方有沒有誠心似的。

旁聽着的我，也奇怪這種突然的問題了。在那樣一個轟轟烈烈的時代，青年人們的熱血都沸騰了，爲他們的理想——爲他們的幻夢，赴湯蹈火地去參加各種實際革命的工作，頭顱是可以犧牲的，只要得着主義的實現；殷血是可以相和泥土的，只要得着他們的「眞理。」而這樣的一個偉大的時代，竟有這樣消極思退的人！

時代的潮，正如同江海的潮，起來了，落下了，沖刷着，捲揭着…………有什麼準度呢？潮便是潮罷了。

「說到修行，那不是一種試驗的事情，」僧人本着他的立場說。

「那眞所謂是一而不是二的，現世充滿了罪惡，堅苦的修行，爲着極樂的來生……心，惟一地是要淨的，頭上的戒痕，幷不能代表了就是眞正的信徒………」

我記憶不起那些說法了，我儘看他手裏的那條宿珠，從頭到尾，從尾到頭，不止地輪迴着。他說罷了一大段佛法，又從衣袋裏拿出一捲黃色的紙單，喟然地說，

「我們總算是有『緣』的。」說着，散給靑年軍人一張，我一張；看了一看旁邊的商人，也拾了一張。單子上橫印着，「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大字，底下：

蓮池大師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鐘，假饒金玉滿堂，難免生老病死，任汝千般快活，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不知什麼時候來的不測的風雲，船窗外邊的江天，都已經黑黝黝的了。在天際時

常現出一條一條裂隙似的閃電，那使人見了心頭發顫。座旁的商人忽然指着窗外的空中說，「看，那不是一條繫水的龍！那龍爪攫着雲頭……　…」

我看不見什麽，但覺得四圍好像驚心動目似的。

正是船到江面最寬的地方，風浪幷作了！斜急的雨脚，把船身打得殺——殺——作響。這時，江面，兩岸，四界的一切，都迷朦在無量數的雨脚和雨星子裏面了。船身，激烈地搖蕩着，顛簸着，左右地成了很銳的角度。在雨聲中，時而聽見篷上的人們喊着——那是帶着一種陰慘而悽冽的喊聲：「大家坐下！大家坐穩了！………」

同艙的幾位，都回復到以前的沉默了，這幾個有緣的人們當中，誰是如同坐在蓮花托上那樣泰然怡如呢？

…………………

風雨過去了，到碼頭的時候，已經天黑。岸上的燈火，好像還在餘零的雨星中打顫，眼睛瞇瞇地睜不自然。

下船之後，我隨着那旅舍引導人的身後，默默地在自己不知悉的凸凹的泥濘的路上向前走，我好像到了和平甯靜的彼岸，我已經離開那險惡的江船，邁到夷曠的大道了！不，我還不能相信！在這旅行的中途，我不知還要被那運命的力推送到何處去：當我睡在旅舍的小房裏時，聽見不知道什麼地方的寺鐘，一聲一聲地，悠長地，餘音嫋嫋地響着。不時地，又從那遠遠，遠遠的地方，送過幾聲號角，悲壯地在這清澈的空氣中振蕩。

這同是人生的節奏罷。

四　搖機的

在悠長䆮倦的旅途中，我有一次經過我的故鄉，我偷閑地在我姑母家裏歇了幾個星期。在這幾個星期間，我曾重尋童年時代的一切陳跡——那深深銘鐫在我腦中的陳跡，可是一點也沒有了；就是固定的城河與舊居，也完全改變了他們原來的面目。

故鄉是什麼都沒有了！我雖然住在親戚的家裏，但我感到一種比旅途上更寂寞的寂寞。幾個星期中我所得到的是什麼呢？除了那個搖機的肖像存在我眼底以外，我實在說不出旁的了。

他是姑母家附設印刷局的一個工人，每天吃罷晚飯，我們同在一起談天，說說笑話。表弟給我介紹的時候說，你懂他的話，讓他講個「老鄉」的故事給你聽罷。他立刻指手畫脚地說出東一段西一段的軍隊生活。有時，鄰居的夥計笑着對我說，

「叫他畫一匹馬你看，他畫馬是拿手的。」

還沒有等我開口，他便把筆從筆帽中抽出，看一下我，筆頭在舌上舐了幾舐，找一片紙就畫起來了。

果然地，從他下手的幾筆看來，就知道他是非常熟練的了；不到十筆，大腿有了，頭有了，蹄子也有了……

圍着他的人們，彷彿被他這天才驚呆着，一聲不作，多少雙眼睛隨着他的筆頭動

着……

最后，還畫許多馬鬃，把筆畫乾了，於是又在舌上舐幾舐。

但這次他不再向馬鬃上着筆了，忽地，在馬肚上三兩筆地添了一個生殖器。一匹完全的馬像，便告成了。這時呢，大家都哄笑了，然而他還和未畫馬以前的神情一樣。

我知道人家所以介紹他畫馬的動機了，同時我也認識出這一個有趣的人了——我所愛的這種北方人的樸厚與耿直。

他纔十七歲，身體長得很高的，依着餬口的是他兩個腕子，他一天不知要搖多少次機子，每次搖起機子他便不說話了，兩腕也同機械般地停一兩分鐘搖它一下，在停着的時候，便擦一擦額上的汗珠，接着又搖了起來。在我看來，這種工作是很吃力的，委實的，要賣了他所有體力，來換一口飯吃。

姑母有一次對我說：「虧得有這個北方的孩子，機子都是靠他搖呢。很上算的，一個月只要給他兩塊錢；訂的是半年不許轉戶的。」

我聽了這些話，我心裏更覺得怏怏的了。不知是不是因爲我是懂他話的對手，他總喜歡和我談話，而且大半關於他的身世。

「我們家裏也有不少的地，還有騾子，馬，和轎車。我沒有母親了，父親已經很老……。」

「你怎麼會從直隸跑到這里來的呢？」

「因爲生了一股氣罷了。」

「好大的氣啊！」

「眞是的，要不是嫂嫂那次挑哥哥毒打我，我也不致於有現在的。從那次起我便由家裏跑出來，立志非當兵報仇不可。」

——「兵」是解決一切問題麼？我想，又問：

「當了沒有呢？」

「當然當了。可是不久我又從營裏跑到我們村裏，在中途我反悔了：氣還沒有出，回去不但讓他們奚落我，父親也要罵的，好人不當兵。虧得在中途遇見我們那裏有到這里來作生意的人，我就跟他們一起來了。他們知道我家裏，所以不怕我連累他們的。」

「你來這裏多久了？」

「半年多了。」

「氣——氣呢？消了一些罷？」我不好意思地問。

「……」他沒有回答。

「你想回去麼？」

「其實，在這里多爽心啊，賣點氣力，自己吃自己的。父親倒是常來信想叫我回去。」

「我們同路罷，不久我就要走了。」

「不，我已經在這里訂了半年工了。」

他仍然天天搖機子，有時給人家畫一張應有盡有的馬，讓大家滿足滿足他們低級的趣味。

……　……

我不久就從姑母家裏起程了。上船的那天早晨，我沒有看見他。船將開了，忽忽從船窗外伸過一個頸子，那是他，那個搖機的，彷彿在尋找什麼。結果，他發現我坐的地方了，他忙忙地便跑到我面前了。

「你走了？」

「……」我沒有說什麼，我的身體不是已經坐在船上了麼？

他望了我一會，把一個小紙包放在我手裏，他走了。

從那次以後，我便再也沒有看見他了。

船開以後，我打開紙包，紙包裏掉出幾顆棗子。

啊，這是他給我送別的禮物！我彷彿看見這個耿直可愛的人立在我的面前，我心裏輕輕地跳了。

船是往相背的方向去了；我又在旅途上了。我想起這稟子大約是普通人所隱含着「早」字的意思罷？

——他是不是希望我「早」日抵達我所要去的地方呢？

唉，運命的力，在推趕着，儘力推趕着，我還不知要往何處去……

橫豎，在我們生命的中途，遲早都沒有什麼關係的，不同是一樣地在"mortal"這個字的界圍之中麼？

——一九三〇，八月初。

南行雜記

一　雪

我出發後的第四天早晨，覺得船身就不像以前那樣震蕩了。船上的客人，也比尋常起得早了好些。我拭了拭眼睛，就起身盤坐在艙位上，推開那靠近自己的小圓窗子。啊，滔滔的黃水又呈在眼前了！過了半個鐘頭在那灰色和黃色相接的西邊有許多建築物和烟突發現了，這時全艙的人，都彷彿在九十九度熱水裏將要沸騰一樣。

早飯的時刻，有很多人都說外邊已經落雪。我就披了衣服走到甲板上去，果然是霏霏的雪正在落着，可是隨落便隨化了。我如同望癡了一樣，不是望一望海，就是望

一望天邊，默默地竚立着，我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候。

「唉！別了，淒涼的雪都！別了，淒涼的雪都！……」我曾在京津道上念了上百的遍數，但今朝啊，黃浦江上也同樣落的是雪花，而且這些和漠北一樣的寒風，也是吹得我冷透了心骨。

上海我到了，初次我到了這繁華罪惡的上海。

我曾獨自跑到街頭去徜徉了幾個鐘頭。在晚間，我也曾勇敢地到南京路去了一次。那兒不是同胞流血的地方麼？可是成千成萬的燈火在輝煌着……

夜間，將近一兩點鐘了，耳裏還模模糊糊聽見隔壁留聲機的唱聲。大概是「閻瑞生託夢」那段，總是反來覆去的唱。我看見了上海，此刻我彷彿又聽見所謂上海了。

睜開眼睛的時刻，雪白的蚊帳靜靜地在四圍垂着，從布紋裏去看那顆電球，越發皎潔了！大概是夜更深了的緣故。

過了一刻，我什麼都不曉得了，直到第二天茶房叫醒了過後。

二　淪落人

滬甯道上一點也不感覺寂寞，窗外儘是可愛的菜田，茅屋，井欄……我不再想那島國的武藏野了。

蘇州到了，蘇州城外是一片壘壘的墓地。常州到了，常州城外是一片壘壘的墓地……也許蘇州常州的城裏是天堂。他們正爲着他們的事業奔忙，他們正在贊美或歌咏他們的人生。但城外的墓地不再增長了麼？我祇默默地瞑想。

無錫大概也落過雪吧，那些向陰的還沒有融化。

車子如箭般地向前馳着，有時候走近江邊；有時候走在山下，過了堯化門不久，似帶般的城牆便望見了。這時候太陽已經在西方的山後了。

下車後就匆匆跟着接客的走到旅館。

雖然還在我旅行的中途，但我沒有一點疲倦，給我掃興的却是車站的脚夫和旅館的茶房。

這裏的電燈晦暗極了，怕還沒有菜油燈那樣亮。帳子是烏黑的，至少有八九個洞。

「開飯不？白飯三毛，菜另點。」

「遲一會，我想出去哩。」

那位茶房先生，大概沒有如願以償地走了。後來我出去吃了晚飯，在街上走了很久，買着一本中國旅行指南和一札南京風景畫片，——就算我到了此地的紀念吧。

我的隔壁又來了兩個玩把戲的北地的客人。又有兩個南京口音的女人在殷勤地問長問短。

莫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嗎？

我將要睡的時刻，茶房先生又進來了。

「要開水不？」

「就睡了，不要。」

「喊個姑娘陪你，好不好？」他又客氣又和藹的問。

「什麽？」

「喊個姑娘陪你睡覺……」

「什麽！」

碰了釘子的他，陪着笑走了。

這樣一來，我倒如同臨陣似的謹慎起來了！鎖好了房門，關緊了窗戶，又把一盒火柴藏在枕頭底下。院外和隔壁女人們的歌聲笑聲，使我感着極度的怕懼！此刻我雖然孤獨，但我絕不希罕什麽。

同時我了解了，淪落人對淪落人的殷勤原是可怕的！

三　到了西伯利亞

第二天的黎明我就渡江到了浦口，天色和水色都很灰黯，這裏的風景和建築物也彷彿換了另一個世界，看看南岸，還安然睡在晨霧朦朦裏。

在寒風裏候車子，從早到晚足足有十個鐘頭。車來了，却是一列沒有蓬子的貨車，四邊也沒有門，並且是漆黑的。

十點多鐘車才開，但鵝毛般的雪花也緊緊從黑暗的空中飄下來了，旅心雖然如焚般地急灼，抵抗它嗎？啊，和我作對的天！

黑黝黝的一長列車，在黑黝黝的郊野古隆古隆進行着。經過一站就停得很久很久。那些已經凍僵了的驛站，路燈，都彷彿同情於我的苦楚。車是向北，風是向南，而越吹越緊的雪花，却從四面飛擊着我們。車上一點溫氣也沒有了，只靠了我們自己卅六度的體溫和嚴寒冰雪奮鬥！

車過滁州，風雪比以前更緊了，客人們的頭上身上和行李都蓋了一層白色。

我不知我是昏睡過去還是凍死過去，迷迷糊糊過了兩三小時。

啊，漠野的山崗，枯樹，茅草房子……都稍稍有他們的輪廓了，但分不出是天明還是雪光。我定了一下神，我週身更覺得寒戰起來，摸一摸身上的雪，上層是堅固

地凝結着，裏面却濕津津地在融化。

——啊我到了西伯利亞！我是不是坐在流刑的車上啊！

我想哭，但不知怎麼我又笑起來了，我笑自己，我更笑這一車的人們，爲什麼拿了金錢來換西北風，來聚了這麼一個餐雪受罪的旅行大會！

——啊！可憐的中國人！可憐連畜生都不如的中國人喲！

天大明了，看見成千成萬的烏鴉，在荒涼的雪郊哀鳴着，他們是不是爲飢？是不是爲寒啊？

……………

掙扎掙扎，九死一生的掙扎，直到午間才到了我所要到的地方。但這個荒涼，寥落，像前世紀留下來的村莊，幾乎連一隻狗都沒有。

唉，就是更荒涼更寥落的西伯利亞，還有一羣一羣的兇狼，還有一個水草所在的貝加爾湖哩！

四　旅館的樓上

雪是依舊的下着，四圍一點聲音也沒有，彷彿完全被雪征服了一樣。簷頭，門垛上，缸蓋上，都厚厚的堆了一層雪。

第二天我們到蚌埠來了，三十里的路程用了四塊錢的車資。不過路也是太難走了。一個人在前面拉，一個人在後面推。兩三部車子在這一望無涯的雪海裏，眞使人感到說不出的陰鬱寥落。

初次到蚌埠了，很徼倖——不，也許很不幸，初次我看見了所謂中國的官場。

二層樓的旅館房裏：一會兒張科長來了，一會兒王參謀到了，一會兒是李處長的電話，一會兒什麼禁烟局長特稅局長，煤油烟捲長……數不淸的人物都翩翩來了。——光光的頭，光光的兩頰，光光的古銅色公司緞皮袍，光光公司緞的團花黑馬褂……

不久，帳子裏吞雲吐霧了，全室都充滿了麻醉性的雅片氣氛。酒肉，菜湯，三炮

台的烟筒，牙籤盒子……狠藉得一大棹子。另外一張棹上，却很乾淨，一付骨質很厚的麻將牌，四面堆得齊齊的。

『茶房，茶房拿局票來！』

這個也寫，那個也寫，一刻的功夫，一打粉紅的局票都寫光了。

一會兒銀弟來了，一會兒菊芬來了，一會兒月樓香弟……都來了，我暗暗地數着，但走來走去的，我竟沒有得着答數，反正那一打粉紅局票，是可以看一陣的，我想。

答數雖然沒有得出來，但我歸納出幾條特徵，她們口裏都是亮爛爛的金牙鑲着，這是一。她們都是說的揚州話，這是二。她們的衣服都是最華麗最耀目的，這是三……還有還有……我也說不出來了，她們的眼，大概都是妖媚的，她們的肉體都是……

這時屋裏眞是濟濟一堂，沙發上，椅子上，牀上，還有人們的大腿上都坐了人！

『你打就打吧，可不許用勁，』那邊一位官兒乞憐般地說。

『什麽？你還怕用勁？你快說，你再用一點勁！』

『好！饒了我吧，就是打死了我，我也不能說這樣丟臉的話。』

『那麽我打了，你不許動，一！二！三……』一個穿旗袍剪了髮的妓女，打着那個曾出過告示，「爾等一體凛遵，勿違，切切此令」的官兒底嘴巴。

「七！八！九！』停了一下。

『十！』拍的一下好似一聲驚堂木驚動了全室的人們。

『啊！好疼好疼，我非揑你一把不可！』

『疼嗎？哟………哈哈哈………』她笑了，但很不自然。

那位官兒報復的時刻，在她俯仰難耐的當兒，可以看見她膝蓋以上的一部分白肉

………

我彷彿在荒謬的夢境裏，我的眼睛都迷離了！我猛力推開靠着自己的樓窗，看見馬路上的夜色，看見乞兒們抱着火盆跑着，看見燈光底下的雪色，是越發的慘白。夜

氣吹醒了我又恢復了自己的所有了。我也拿起一枝紙烟放在口上燃着，吐着輕飄飄的烟絲，我隨看了烟絲暝想。

五　赭山

第二次經過金陵——我們的新都的時候，曾費了兩天，走馬看花地到各處名勝去玩了一次。到現在我還能記得那個雨花台賣石子的小姑娘，她儘追着我們，一壁氣喘喘地倒她碗裏和筐裏的石子，一壁陪着笑張着小嘴說着：

『再要一點罷，還有美麗的呢。』

『慢慢地走，我帶你們去看古跡。』

我爲她——那個活潑伶俐可愛的小姑娘，曾買了許多石子，我們交易最熱鬧的地方，就在方孝孺先生的墓前石凳上面。

此外，秦淮河，是那樣一渠汚水，莫愁湖上的烈士墓是那樣的荒廢而凄涼……

我到現在也沒有忘記。

是三月三日的早晨，我又坐着上水的輪船到了W市——這裏有我一個年老的姨母，這裏還有一個我懷想了多年的孤女——雖然都還健在，但不是從前的她們了！老的更老了；年輕的她，被長年孤獨與勞苦的捱磨，已經黃萎得不成樣子。啊，她的青春，纔是一個無花的青春！

大約罷，也許是眞的，她的眸子，在我眼睛裏永遠是生動的，在她眼裏汪汪的淚水，別來倒沒有枯竭。

窗外落着初春的寒雨，心情也越發被他低壓下去了。雨聲是聽慣了的，倒不覺得什麼，只有天窗上的雨水，潺潺地隔着玻璃流着，看着好像是一個陰泣的面龐，把人也帶得煩惱了。有時睡下不久，又被街上的賣湯圓的鈴兒搖醒，四圍都是鼾聲，沒有一點動靜。樓下的她，也已經熟睡了麼？

雨過了，蔚藍靜穆帶着慈祥的天空，又懸在頭頂了，然而我的心，却依舊的陰

靄，他像沒有消盡的朝霧，又好像黃昏時候漸深的靄色。

『等地乾了我們一同上豬山採薺菜去。』姨母說。

『…………』她無言地望着我，她的眼中好像說，

『我也要去。』

『她知道薺菜的地方，她一去就採囘一大筐來。』

『…………』她還是沒有話說，聽着姨母誇她，她微微的笑了。

我想藉着機會同她一道到豬山採薺菜去，在空曠無人的地方我們手挽着手兒，肩靠肩地談心。我爲她理那被風吹亂了的鬢髮，她替我挾着走熱了時候脫下來的外衣。

我想我們不一定要採着滿筐的薺菜囘去，我們只要向前走，走上豬山，走到山頂，我們坐在山頂的那些巖石上，默默地，輕喘着，也不說一句話。我們儘看山下那條如帶的長江，遠處畫般的山影，烟和樹木…………

但不作與的春雨，又連綿地下起來了，薺菜終於沒有採成，雖然豬山就在屋後不

遠的地方。

人生渴想的美夢，實現罷，那是增加了追憶時的惆悵；不實現罷，在心上又多了一條創痕。

我們畢竟是無言地又相別了，蕣榮沒有採，豨山也沒有去。

臨別那天的黎明，隔了夜的油燈還沒有吹滅。我走下樓的時候，姨母已經哭出聲來了，走到後門外的一條小巷口，纔看見她一個人眼睛通紅的竚立在那裏，在這種難別難遇的時候，我竟對她說不出一句話來。我走過小橋，還望見她立在原來的地方，我向她遠遠地招了招手，轉過茅屋，便不能再見了。

郊外完全蒙在晨霧裏邊，河塘，草房，阡陌，一切的樹木都不能辨識了，就是那一片豨山，也遮得迷迷糊糊的。

行李車子在前邊默默地拉着，我也是默默地跟在後邊，因爲霧色太濃了，行李車子在二三十步前就不能看見。到了江邊，才知道船被霧遲誤了，要等到午后一點。

我在一家小茶館裏消遣着。對面就是滾滾的長江，帆船在江面上慢慢移動，有的向東，有的向西。

假如不是有霧，大約此刻已經過了采石磯了。

其實，我現在還在W市呢，我想到姨母和她，她們的眼淚不知什麽時候才乾……她們留我住到清明，說清明到赭山踏青去，但我竟沒有答應她們。

赭山雖永遠在那裏，但什麽時候才能去踏青或探薺菜呢？——並且伴着她們！

六　兩株石榴

從丹徒坐小火輪到江北的仙女廟，已經是午後兩點鐘了。天上擁着灰重重的雲，地上開遍了黃的菜花。從田徑裏經過的時候，聞着一種清的香氣，天雖則陰着，但暖風中混着菜花的香氣，使人感到春是爛熟了。

換了一個碼頭，船也換得更小了。艙裏有十幾個搭客，他們都是說的鄉音，但並

不給我什麽愉快。

十五年未曾囘過的故鄉，時時在我夢裏映現，在我腦幕上留着它的輪廓。可惜我十五年未曾見過的故鄉，偏偏我遇見它又在晚間。河沿上是螢螢的燈火，河面上有許多金龍似的燈影浮動。街巷點點的燈火，把老朽了的建築物照得黑一塊白一塊的。

下船之後，我便用着全力去追憶那些留在腦幕上的故鄉的輪廓和印象。我好像記得：從碼頭出來，穿過一條小巷，向南走盡一條短街，再轉一個灣子便到我們的舊店了。果然是的，我彷彿在夢中旅行着，我眞的自己找着了別過十五年的舊店了！我們的舊店，在我眼前更舊了。窗戶，門檻，石階，樑和柱……一切都是土褐的顏色。它們和人一樣，禁不住風霜和雨露的摧殘，儘完全褪了它們少壯時候的精采了。

我們的店，幸虧是被姑母家占去了，否則，經了十五年不曾囘來的我，誰還認識我是這裏的當初的一個幼年主人啊！十五年了，像一瞬似的；又好像隔了一個世紀。

我睡在店後的一間小房裏——是當初母親做飯的廚房改的。我臨睡了，我輕輕喊

着我的母親：「今夜還不入夢麼？你的孩兒已經一個人找着他的故鄉了，並且是你當初辛勞的地方……」

第二天醒後，我望見四壁泥土都已經剝落了，自己好像睡在一個土窖裏。我起身了，仔細地尋索我夢中和童年時代的那些傷逝。也許我醒得太早的緣故，四圍非常靜寂，好像自己在一圈荒塚的當中，前後左右都環繞着無數的幽靈……

院裏舖的磚地，已經被踏得龜裂而且破碎了，西鄰的牆脊，向這邊深深地傾斜，好像再經一次暴雨就要塌倒了，南牆蔭的花台，倒還有滿台的泥土……那個水缸，已經破裂了的水缸，也好像在露天底下二三十年了！記得我童年時候，它早已在那個原處放了不知多少日子了。

花台旁邊有兩株石榴，它的根，已經穿過了花台，穿到鄰人的院裏。樹幹向北傾斜着，它的枝和葉，高過了我們的屋脊，疏疏的影子遮着半個天井。

姑母說，這兩株石榴已經有了年紀，還是她幼年和我父親同種的。那時還是好玩

的孩子，吃過石榴，他埋在地裏一個種子，她也學她哥哥埋了一個……
歲月過得多們怕人啊，婚的婚了，嫁的嫁了，兩株石榴都長過了屋脊。
歲月過得多們怕人啊，父親生了我們許多兄弟；姑母也有了許多兒女……現在這石榴樹，也都漸漸枯老了！有一株已經垂死。
姑母說，當初這兩株樹，曾結過成擔成擔的石榴，不但自己家裏吃不盡，就是鄰居，親戚也都膩了。
——現在呢？我問。
——盛旺了一時，早已不結實了，你看，那一株已經枯了一半，那一株也沒有什麼葉子。我呆呆地望着兩株石榴，它好像是兩個黑黝黝的幽靈塔了，我有點駭怕。
——姑母，那一株是你種的啊？
……姑母也呆望起這兩株石榴了，她好像用力地在想，在迴憶，在迴憶起她五十多年前童年的當時！

唉，我不該問，我後悔了！雖然她沒有回答，但我把她引到一個悠長的沉默的回憶裏去了！

十五年未歸的故鄉，在我心裏如同隔了一個世紀，又彷彿只有一瞬；姑母，她已經住在這裏五十多年了，在她心裏，是覺得悠長？還是覺得短促？假使沒有我的追問，不會引她回憶，不會引她感到人生也是這樣隨草木同枯。

我一個人去訪我們的舊居——我的生地，但那裏已經改建過一次了。我竟走過了那裏還不知道。舊居旁邊的石橋還在；隔壁豆腐店也還開着，我痴立在橋頭，我徘徊在豆腐店的門前：無言地憑弔着我們的舊居——我的生地。

天子廟前的河水，依然是那樣的潔如明鏡，河畔依然有許多女人在那裏搗衣，洗菜，淘米。但是那些靜靜的垂楊，好像已經不如我童年時候的依依飄搖了，他們都在隔岸默默無語。

我走到外婆婆家去，那裏漆黑的兩扇木門也是緊閉着，我還想去看看那裏的竹

林，姨娘的臥室……但房子早已換了主人。我用力從門隙處窺望，什麼也不能映進眼簾了。

高橋，南山寺，城隍廟，松林庵……我又去重訪了，還有，在我記憶中留着恐怖的那口大鐘，我也再去看了一次。現在我不怕了，我知道它不是飛來的，我相信它也不會再飛走了。傳說過飛來時曾隨着仙女，飛走後城市就要變成澤國……

有時坐在店堂的長凳上，吸一兩枝「紅錫包」，看看隔了兩天的「申報」。街上走來走去的行人，男的還是帶着鼻鉤，耳環和項圈；女的還小小的脚，安然地坐在獨輪小車上被人推着走。

有時，一個人跑上城頭，望着噪雜的街市，望着靜靜的河水，默默的垂柳……又望見了許多屋頂中有我們的店裏的老屋，還望見那兩株高過屋頂的石榴……

夢中也曾垂過口涎的家鄉燒餅，並沒有喫夠，更可惜我離鄉的時候，龍頭芋和菱角米都還沒有上市。

我到廣州，倒巧遇了正是荔枝新熟的時節。

七 珠江之畔

廣州市泰安棧的客人名簿裏，大約還留着我的姓名籍貫和年齡那麼一條記錄。在第九十七號房裏，我正正住了四十二天。這四十二天裏，不但生活的苦痛把我傷毀，就是和蚊蟲的作戰我也敗北了！

一天之內，時常有多少次的暴雨，暴雨過後，毒烈的太陽又仍舊出來了。的確的，異地人到了這裏，時時都會感覺他在蒸籠裏。蚊子，他不問白天與晚間，儘在屋裏曦曦地唱着，他也不問這屋裏的住客是一個貧血而且沒有養分的窮鬼。

人窮了也是常事，但我發覺自己的食量卻和窮的程度俱增了。在所謂富貴的人們說，這自然是一種福氣；在窮人卻是最大的一種不幸！吃了午飯憂慮晚飯，憂慮罷，不久肚子又空了。

僥倖我還能夠自己支配自己，午飯兩片麵包；晚飯是隔壁賣的一碗餃麵。因爲餃麵店去熟了不好意思，所以也時常在棧裏叫一個客飯吃。伙計收拾走的，永遠是乾淨的碗，碟與飯桶——它們都是空洞沒有一點餘剩了。

貧與病，孤獨與悲哀，都能給人們不少的啓示。有了它，你可以知道人生的表與裏；有了它，你可以知道更多一點的生之意義與神祕。

立在九龍碑下，我知道他爲什麼那樣莊煌美麗，立在押店櫃台前面，我也知道他爲什麼是那樣漆黑，高大了。

坐在汽車裏的紳士與淑女，他們只知道路人愈少，車的速率愈增的原理，至於車後的塵土與臭氣，他們無須乎有這種經驗，也無須乎問的。

客棧前面的海珠公園，倒是留了不少的足跡，那裏可以聽見銅壺滴漏，那裏也可以看着江水的奔騰。聰明的古人和無情江水同逝了，沙基的血跡也早被毒陽曬乾。有酒的人們還是在隄上的酒樓飽醉，取樂的人們還是在江心的畫舫裏歡笑。

汽車上圍滿了掛盒子砲的衛兵，早已司空見慣，至於那海軍俱樂部的一尊銅砲！就放在堂屋裏—是紀念？是壯門面？是助威風？是到必要的時候，就從屋裏發砲呢？我眞是有點莫名其妙了。

臨走的前日，G君曾來找過我一次。

『這次你來，一點也沒有招待你，唉，機會又是這麽壞！』他似乎感傷般地說，言外又替我惋惜。

『不，我這次並沒有抱着什麽目的。』

『雖然這般說——他似乎更不過意了。『就是許多名勝地方沒有同你去。還有，北門裏(？)的燒乳猪，長堤的餃麵，大概你也沒有吃過。』

『我祇想去看一看黃花崗，可惜已經沒有機會了。』

『是呢。』他並沒有引我去的意思。

燒乳猪，我不想吃，我也不配吃。他所說的長堤餃麵，其實我早已吃過了，並且

吃厭了。

八 歸途

還記得一個人默默地離開了那凄涼的雪的舊都；還記得一個人默默地離開了W市和故鄉和許多許多我只住了三兩天的地方……。隨着我的，永遠是一個柳條箱，和一件行李。這箱子裏裝着的春夏和秋冬，它是我全部的財產。

想起我每逢到了一個地方，我就禁不住的失望，想起我每逢離開一個地方，我心裏又充滿凄惶。當我每次起程的時候，我就暗自對着我的行裝說：

「再隨我走一趟罷，不久就得着永遠的安息。」

同樣的，我又默默地離開廣州了。珠江堤上的旅館，酒樓，大新，先施公司的天台……就漸漸去遠了。那正是我生日的前日。

夜分的時刻，船到了香港。半山的燈火，還像星般地閃爍着，遠遠望見靠近碼頭

的瀝青路上，還有一輛兩輛的摩托飛駛着。汽笛雖則很瞭亮地鳴着，我想那司機的一定已是睡眼朦朧的了。

海水是深黑了，像一個墨池，黑得可怕。

睡在統艙的我，前後左右都是堆着齷齪的貨包，只有身底下一塊不滿四尺長的鋼板，它容着我這個微小不值一個銅錢的生命，海水打着船板，好像有意作出聲音來給我聽：

『孤獨……孤獨……孤獨孤……』

他響了一夜，我一夜也不曾閉眼。

第二天，替外國人驗稅的中國同胞，蜂擁地來了。他們把我帶的東西，都翻得亂七八糟，最後他拿雷筒把我的面龐仔細端詳了一番，才抓了一把陳皮梅，長揚而去。

船開之後，我想起，有人說過這些行路難的話，我纔覺得可怕起來。可是，總算過去了，也真僥倖！

統艙裏眞是受罪，坐過統艙的人們，恐怕再坐地獄也不怕了。那些茶房先生，的確比學校裏的舍監，衙門裏的老爺，陰司裏的小鬼還厲害。

船上有一位沒有買票的搭客，査票的時候，他拿出一套水手衣服說：『我是在×軍艦上做事。』

過了汕頭，船稍稍有些搖蕩了，但我並不覺得怎樣；在「軍艦」上作事多年的那位，卻禁不住嘔吐了，他並不覺得自己難爲情，我實在要替他臉紅了！中國的海軍人才不知有多少，像那一位，我可以大膽地自薦我能替代他！

下午船駛進黃浦江到了上海。第二天的淸晨，我又被通州輪載出黃浦江，離開上海了。

別了半年的北京。我又重見了。新華門前的石階縫隙生了無數的青草。紅圍牆上貼了無數的標語。

我到停放着母親靈柩的廟裏去，靈室裏是不堪的凄涼與冷寂，門上爬着一條一條

肥滿的蜥蜴，壁間結着如麻的蛛網，窗楹上的白紙，早被雨水打黃了，馬蜂又嚙了無數的洞眼。我撫着她長眠的漆棺，漆棺也是冷冰冰的。

——媽媽，你知道你長途歸來的孩子麼？他就立在你的面前，他想告訴你無數無數的事情呢…………

靈房背後的一株榆樹，四季總是蕭蕭地響着。

寄健康人 一

一

我們別了，因爲我的病。我時時地懷念着你，并且羨慕着你的健康。眞地，我不能找出你不健康的地方來．你胖，你喫的比我多，你談笑風生，你有魄力……而且，你在爲着社會的健康而播種着健康的種子！

別後，你當然會想到我的，不過我很不高興你想到我。沒有我，你或者早已忘却不健康是何物了。朋友，現在暝起了你的眼睛，你定會看見那麽一個淸瘦，蒼白的面

孔的人來了罷？他像一條喪了家的狗，却很傲然！他不會一切，沒有一切，但也很安然。記得有些健康的人們，而且他們是革着命的——其中祗有你，怪我病「態」，罵過我頹廢，甚至於把恰爲自己所譬喻的狗名之於我，我何幸哉！

一塊爛泥，罵他爛泥，怪他爛態，或名之爲爛狗肉，其實爛則一也。這就許是健康人的智慧，健康人的剩餘的精力所應當作工的罷？這樣一來，老實說，我對於健康這兩個字又有些莫名其妙了。不過，朋友，現在我要再三地申明，我依舊是羨慕健康的人們的，并不能因爲我的病態而戴上一副病的眼鏡去看誰或詛咒誰，尤其是世間的那無量數的健康的人們。

朋友，我先告訴你我這次旅途的所見罷。你千萬不能和我計較什麼病態不病態的；隨我怎樣嚕囌，就請你姑如是聽好了——我抱歉我擾亂了你們健康人一次。

長期沒有出過城就碰了一個釘子。不過我們也知道應當有這麽一回官樣文章的事。

「請你們拿張片子。」車夫說，把身子停在城門洞裏了。

「怎麽沒有官銜？」稽查問。

幸虧送行的L君在內襟還掛着一個徽章，是四個字的一個機關的名子，夠吃香的，於是放行了。

我眞後悔，在國都住了年半，旣沒有在名片上印一條官銜，又不會鑽營出一塊徽章來，榮耀榮耀——起碼是對城門洞裏的老總榮耀一下。

城門洞外還堆着無數生了霉的砂袋，看看倒也安心，無寧說是替國家榮耀罷，因爲「長期抵抗」的幌子有，貨也實存。

渡江的時候，我坐的是澄平輪的頭等艙，滿以爲是些風塵撲面的旅客，那知都是紳士樣的官員。還有許多女官員們給艙裏生色生香不少。她們都在正襟危坐，利用這

渡江的幾分鐘寶貴的光陰讀着雪鴻淚史和啼笑因緣一類的書籍。看見他們胸前掛着的「飛輪」的徽章，自己不禁羨然！這些健康的人們啊！我心裏暗暗地祝他們努力加餐了。我和他們受的是同等待遇，因為雖然沒有「飛輪」在胸前，却有船票在袋裏。

貧病相連和禍福不單行，這是極普通而不可破的事。這次由S先生給我弄到的二等免票，我已經一面在為得着便宜而喜，一面却又有難於擺二等乘客的架子之憂了。那知到了車站，又知道有一位同族的在那裏「恭喜」，我還沒有見到他，剛遇着他們辦公室裏的一個茶房，我的福分便自天而降了。

「先生，二等車的睡舖沒有了，頭等車的四個廳間倒還有一個。」

我聽了更形躊躇起來，我怕的是紙老虎會被抓破；即不，如果無緣由地受人家的恩惠與抬舉，也是生平最怕的事情。那知殊不如我所料，他并不同我解釋或伸手，他逕自把我帶到頭等車的所謂drawing—car來了。倒好，我還沒有聞着什麼貴重的雪茄煙的香氣。

「這是某某人的某某，要多多招呼些。」那辦公廳裏的茶房對車廳裏的茶房叮嚀而去了。

我的臉上有些發燒。

不知道我的人，要以爲我這是得寵若驚了，其實，我所驚的却是爲着我們這個國度裏的「面子」問題的偉大！然而，對於我這種打腫了臉裝胖子的人，無常就是一種刺骨的難堪罷。

看看那擁擠的擾攘的三等車箱裏，擁擠着——是堆滿着罷，那些用勞力掙麵包的可憐的百姓們，他們是出了錢的，他們祇有受苦的義務，我，或者不只我一個，坐在這堂皇的頭二等車裏，是一些紳士，戴假面具的紳士，眞不知憑了什麼而享受這種優待的權利！是因爲有權利而有權利嗎？是因爲有面子而有面子嗎？誰如果說這就是社會的平等，社會的健康，那恐怕連鬼也不會相信了！

車每逢到達一個站驛的時候，幾個掛盒子砲的兵士，便在頭二等車門外警衛起來

了。這邊彷彿坐的不是一些人，而是一些說不出的威風高貴（？）的動物，叫人人見了駭走的獸，是吸着人血的獸！攘攘着的還是三等車那邊，因爲那邊才眞正是人羣所在哩。

一些乞兒們，也專是向那三等乘客討錢的，唉，恐怕唯有他們才會發出偉大的同情心來，也惟有他們之間才沒有什麼畛域，他們彼此相互地佈施着。聖經上不是說，「富人們要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不易。」良有以也！記得中國有位詩人說，那頭等車的乘客，不就是和我們隔着一道玻璃麼？（大意是這樣）我不曉得這位詩人的態度是激昂的還是委婉含怨的，如果我「吟詠」這回事，那麼一定這樣叫着：

衝！衝過去！打殺那些僞善的紳士！

朋友，我寫到這裏不禁自己好笑了，我記得誰說，詩人的本身就是一首詩，那麼翻過來說，豈不是爛泥也是爛泥嗎？我不能告慰你，我這不健康的人卻依舊是行的不健康的事呢。我昏瞶地坐在車裏，我好像一個蝙蝠（再恰當也沒有了！）我的行爲是

狗，我的心向是蝙蝠！」在陽光底下曝露了自己；我這僞善者的內心的熱病發作了！然而沒有人能同情我的這種症候，反而受着茶房先生的特意的恭維，也許，他是一種變象防範也未可知。他一定不會看透我病的所在——貧與病——這是我確信的；不然，他怎麼會接受了我那麼多——我以爲多而心疼的賞錢反安然自得呢？

我現在不多告訴你這些「寒酸」話了，我願意自動地放棄了我的心中的怯懦與僭越，同時求你爲我的「光榮」而記憶着：某也某年月日嘗坐某等車去某地可也。他打腫了臉裝了一次胖子。這里要下一個註脚是：這社會是太重視健康了，社會裏處處是胖子，不是胖子的也處處有着「打手」，你不打，他們也要替你打的。

三

在途中我很有些詩興，可惜的總不能擺脫出詩句來。奔莽莽的大地，不斷地展在我的眼前，我忽地想起了一個哥薩克的歌謠，那歌謠是：

溫良慈母的大地不是用犂耕……
慈母的大地是用馬蹄耕的，
慈母的大地種着哥薩克人的頭顱，
我們靜靜的頓河上點綴着年輕的寡婦，
我們的父親的頓河上裝飾着沒有父母的孤兒，
那靜靜的頓河的波濤中——
充滿了父母們的淚珠。

朋友，把歌謠裏的哥薩克和頓河改它一下，我們又何嘗不可以掠美，媲美呢？沿着鐵道，（沿着鐵道！）還不只是奔莽莽的大地喲！還在大地上招展着迷人的花朵：那是些紅的花，白的花，紫的花……無數的無數的美麗的花！

我遏止不住地欣喜了！在我們的國度裏，也居然會把這無限遼闊的大地「園藝化」了！這欣喜眞是非同小可的。但這欣喜只一刹那，同座的一位乘客低微地說：

「偌多的鴉片啊！」

「哦，原來這是鴉片！大煙的精靈啊」我心裏頓時「望花興嘆」起來了。

——你美麗的罌粟，美麗的罌粟……

——你美麗的地上的花，你皙白的地下的骨。

——你紅的，白的鮮豔的花朵，

——你烏的，黑的，罪惡的煙火。

——骷髏，骷髏，骷髏……！

轆轆……不止的輪聲，把我的詩神也軋碎了。下面我再告訴你我坐騾車的笑話罷。（上面的事你信不信？前天我看報上也有嚴禁皖北種煙的消息。足證我不是杜撰。）

四

中途我去看一個朋友，他在病着，他的心靈在多方面是比我健康的。不過，他却是被這健康的社會所擯棄的一個人。他回到鄉村的家裏去已經半年多了，他閉着門大約在詛咒這社會的現代的健康，同時他把他的這個多年的老友，心身都不健康的人，也置諸度外了。

我第一次坐在一輛被騾子拖的轎車裏，我看看窗帷，扶手，坐墊，拱形的車頂……使我的心靈悠然地落到傳奇的小說裏，悠然地想起了野店，強盜和客人等等所遭遇的故事。然而兩個笨重的車輪不容我這樣自在，它們滾在凹凸的轍裏任情地顚盪着，使我坐也不是，臥也不是，蹲着也不是，我無可奈何地問趕車的怎樣才是，他說，「就是這麼樣兒。」好像對於我這忽坐忽臥，怎麼也不是的樣子認爲幷無異議的意思。啊，我的心幾乎要震落出來，上帝知道！在苦痛中想着一個恰當的譬喻，想了半天也是不可得。現在回想當時，也不過作了一回肉餡的元宵，被放在簸籮裏大搖特搖了一陣罷了。記得我在車裏想譬喻的時候，我曾大聲失笑了好幾次。我本想決心下地陪

車子走，又怕車夫認爲滑稽，（雖則是一個轎車的乘客，却也要拿出一點轎車乘客的排場來，唉，我這不可救藥的人！）最後我不得不破釜沉舟地說：

「你快快地趕罷！越快越好，到了便了。」我這樣說，又何嘗不知道車愈快而愈震盪呢。其實不然，他揚起了鞭子了，車却依舊很有節奏地，古冬冬——冬地走着，不快也不慢。我看見前面幾輛轎車也是古冬冬——冬——不快也不慢。趕車的也是同樣地揚着鞭兒，他們幾個走成了一排；鞭子在空中的角度也幾乎成了一排。眞是奇了，我想，趕車的和騾子們有什麼默契罷？

——莫非騾子也懂得這鞭子是「樣子」貨嗎？我又撲嗤地笑了。倘使我有一本自知不大好的詩集，那麼我一定得意地題爲揚鞭集了。

車子好不容易才進了村子。人多了，向我投射過來的奇異的眼光也多了起來。我裝作泰然的樣子，表示我自己并不奇異他們。

五月裏的陽光，雨後的土的氣息…………都把我帶到一個古遠的社會裏去了。我如

同去訪一個隱者似的虔誠，我泰然地坐在車裏。

……………

「和我一道去山裏養病罷。」我小心翼翼地想施展出我要說服他的本領。

「我不能。」

「爲什麼？」

「我什麽都可以抵擋，唯有用情感織成的網我擺脫不掉。」

我不懂得他的意思，我却懂得這句話。

「我們過往的生活你都不記得了？」我提醒他側面的意思是：「我們過往的那種無牽掛，開懷的，放蕩不羈的情感，就都死掉了麽？」

「在外邊過的多少年，我終究覺得沒有享受過我現在在家裏的這種愛的味道——父親的愛，他願意犧牲了自己而愛我，他愛着我是使他感着深沈的痛苦的………我在外邊多少年沒有受過這種的愛………」

朋友的話，像一根亮晃晃的針刺透了我的心，我的呼吸爲他的話而停止了。

——他的話是對的，我忍着痛默認了。我本來想說服了他，仍舊把他拖上我的運命的軌道裏來，此刻我反落在他所說的那種氛圍氣中了。我幾乎一刻也停留不住了；我想吻着他的手說：

「老友，你不要把我當作巫婆啊！我的想法錯了！我如果要從你父親的心坎裏奪走了他的兒子，我的罪過是不能得赦的了！」

可是很久很久我沒有說出話來，我暗自拭着我眼眶裏溢出來的淚水，心頭痙攣地想：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家，沒有業，沒有親倫的愛的人便是我啊!?祇是我，祇是一個人，一個永遠找不到他的歸宿的畸零的人！…………

看看他們家裏的房子，馬廐，猪圈……坐在院裏，被暖風吹拂着，迷朦的月光照浴着，我想也說不出什麼來了。像一個夢魇罩住了我的心與身。遠處的犬在狂吠着，但不失夜之寂寞與寧靜。

這樣，我過了一宵。

五

起程後的第四天下午我到了北平。別來整整兩年了，風砂還沒有吹止過。北平也惟有風沙罷。

我恨北平。

「北平不也是你的老情人，你的第二故鄉？」一個朋友看我不耐煩的樣子這樣說。

「正因爲她是老了。」我開心地却幷不見得使他見懷地回答。

傍晚了，我僱了一部自動車直奔這里而來。車行極速，彷彿要去追着落日，而我的心，更恨不得「逐風」才好！

山啊，水呀，塔呀……………別來都是無恙，朋友，請勿惦念我，我也是無恙地到了

這里。這里是你舊遊之地，請再瞑起了你的眼睛想想這里的清風，明月，鳥語，鐘聲罷。

你的這個不健康的朋友爲着健康而暫且留在這里了。祝福你！

一九三二年初夏，於一古寺

寄健康人　二

×：上次的信你大約已經收到了；看了沒有，却有些叫我懷疑。不過我幷不强迫叫你看，雖然那是寫給你的。記得我曾告訴過你，我的生活儘管像豬底，但我的運命畢竟還是一條蠶。喫起來怪精神，而吐着絲便一些聲息也沒有了。結果作了一個繭兒關閉了自己，任人放到鍋竈裏蒸熬倒也滿不在意了。

前天在刊物上看見××先生寫的一篇「他們在路上」，那種感人心魄的事蹟，那種簡潔不浪費的筆墨，眞地使我汗流浹背了！我想，除了我，你一定也有不少的那樣偉大的朋友們在路上罷？他們在邁進，在橫衝直撞，在找着自己的路，同時關着大衆

的路……

朋友，莫顧念我罷。我自己的路，完全到了盡頭；所有的門，也都閤閉了。人家指示給我的路，我還沒有走——也許已經走過一節，但我相信絕不會走得通。我，如今完全是一個自掘坟墓的人；過去的血汗，滴灑在所謂生之路上，如今的血汗，却相和在泥土的坑穴裏。雖然我還能寄你一些字跡，焉知道沒有人說這是鬼之書札呢？

在這裏陪着丈夫戒大烟的一位女客有一次對她男人說：

『這裏什麼都很好，就是有一點陰森氣，尤其是那鐵馬，夜靜的時刻釘鐺着叫人駭怕；睡着了倒也罷了，乍醒的時候眞是沁人。還有那白楊樹，動不動便刷拉刷拉地響，好像住在坟地裏似的。』

這女人說話的聲調是再好聽也沒有了，不過我不承認她的話對於我是準確的；她原來也是一個健康人。

在高高的古老的寺簷上鐵馬兒怎樣釘鐺釘鐺地響，在松濤裏是怎樣的夾着那楊樹

刷拉刷拉的伴奏，在繁星撒滿的天空上是怎樣的看出黑黝黝的山峯……我都不寫來驚擾你們健康人的視聽了。總之，健康人的糟粕，在我未必不是米糧。朋友，你不要擔心我在這里會被鬼怪拖了去；堪可告慰的大約還正是這一點鬼蜮的，陰森的，健康人所不大希罕的米糧罷。

現在我告訴你一些除此以外的事，你也許比較樂意地聽。不過也幷不是什麼希奇古怪的東西，而只是一點飛禽走獸誌而已。

初來的時節，蒙這邊一位醫生光顧到我；我也是笑嘻嘻地接待了他。不過心裏無論如何總是憎惡醫生的。看他那樣子大約是個半路出家的，身上的肥肉却是不少。

「照過X光沒有？」他問。

「沒有，不過………」我於是和他上下古今中外地談了許多關於這種病的經過，治療，原理………等等，他似乎很首肯，其實他中了我的計，我說這麼一大套，原就

是防止他把他肚子裏那幾格蘭姆的醫學智識傾到我的耳朵裏來。我最怕醫生講醫道，雖則我不否認這幾格蘭姆的醫道是他零沽整躉地去求餬口之道的。

「好，那麼你自己知道更易於療養了。」他說，繼續着，彷彿離開了醫生的立場——

「不可悲觀，心中要闊達大度。」

我漫自應着，我心裏却在估量着他一天要吃幾斤猪肉。

「這里最好不過了，你可以完全把你心裏的事情丟開，一點也不要去思索，唯一方法就是聽外面的鳥叫。」

他說到這里我忽然會心地笑了。

「很有道理！聽鳥叫是一個方法，不過一邊聽着鳥叫，一邊却想着自己的事又怎麼辦呢？」

這些話我幷沒有對他講，也沒有問他在醫學上應當注射什麼——就是說要打什麼

針。

這裏常叫的幾種鳥是山鵲，燕子，鴿子和麻雀。

前些日子聽見過幾陣喜鵲叫，我心裏頓時一快。因爲在我腦中還留着喜鵲叫是報喜的傳說。我心裏想了一晌，快活又成了空虛的了：沒有什麽喜事會臨到我頭上來的。朋友們都在數千里外，書翰的往來也是鳳毛麟角……客是不會有的，錢是不會生翅膀的，愛也不會瞎了眼……結論是：喜無可喜，讓他空叫幾聲而已。不過山裏不只我一個，說不定喜鵲叫的時候正是某某受委任狀，某某「出山」的時候也未可知。

空喜之喜，弄得我不喜久之！昨天黃昏的時候，在我頭頂的樹上忽然起了一場鳥戰，殺殺殺地叫個不住。抬頭望見一羣一羣的山鵲啄着一個喜鵲，那喜鵲狼狽地飛東飛西，而一羣一羣的山鵲更是再接再厲。我頓時恍悟過來了，那天喜鵲之叫，正是所謂禍從口出，他沒有想想這山地便是山鵲的領域；所有的動物都是黨同伐異的，又豈只是地上兩條腿走的人類如此呢？

喜鵲的樣子你當然知道，我不必告訴你了。山鵲你大約還不常見，身子橢圓形，尾巴如一根長槍，他不常叫，有時候殺—殺—殺—拉長了聲音，一個叫，同時所有的山鵲都叫了。聽說這是他們發現了蛇在樹上，羣起而攻之的口號。（這里的一個養病老頭兒說的，我想不致於錯的。）

其次是燕子，燕子我對他沒有什麼好感——這似乎要扯到一點貞操（！）問題上去，記得聽誰說過：「雁守千年寡，燕無一夕虛。」其實我才沒有精神去管這些鳥操的問題哩。我之對他沒有好感，也許正是有好感的。因爲他是天地間動着的小小的黑的音鍵；他是一篇凄艷的小品散文。他動着，他存在着，而使你的心也動着，也知道存在着。誰能因爲他心裏怕動怕知道他的存在而歸咎於他呢？這是毫無理由的，我對於燕子所以沒有什麼好感的，恐怕就是屬於這個範圍之內的罷。

在頹老的城牆上，在古舊的殿頂，塔尖，在暮色籠罩了的憂鬱的水上……有着他們的影子，有着他們聲音；春來秋去，卻常常放到了人間的筆墨裏。

記得兩三年前我譯過一篇德富蘆花的「耶路撒冷之燕」，他寫聖地的燕子是怎樣成千成萬，怎樣的飛翔着而沒有一度碰觸過……然而我已經模糊地記不清全豹了。這里的燕子，現在只有用這里的一個「不具」的攝影器映下來寄給你。

那一羣一羣的，是成千或成萬，我并不會數過，他們在空中飛翔的時候，高高的，飄飄的，正像從什麼火場的地方昇騰起來的一片灰燼。當着灰燼看不清晰了的時候，那是燕子已經飛遠了，可是一會兒他們又飛近了，於是使你更驚異着那火場還在熾烈地燃燒着，灰燼還在繼續地昇騰着。有時，一羣一羣的低飛着掠頂而過，他們一條聲似的唧叫着，其氣概眞是比大軍前進還要雄壯！有時，三三五五的高高地飄在深空，空中是蔚藍的，像一片春之海面，襯着幾朵悠靜的停雲，那就好像成了海濱的幾塊天然的岩石子，燕子們悠閑地飛着，正彷彿是些小魚兒在碧清的水裏——海底下游着，無撓無阻地游着；或者不是游着，他們簡直用不着睜開眼，儘管任性地隨着碧水流流着罷了。自己用不着一點遐想，看着海在天空，魚游頂上，那邈迢的一切，都似

乎是天國開了他的城闕，讓人們享到眼福了。我覺得燕子也惟有在這種境界裏飛翔着爲最得體，也最美麗。

有時，天空是灰茫茫的，燕子依舊穿梭地飛着，我呆呆望着他們，心裏也是灰茫茫的一片，不知在想着什麼，那時可以說什麼都沒有想，什麼都已忘盡了。呆望着燕子的飛翔，也覺得絲毫沒有意義，動沒有意義，一切的存在也都沒有意義。燕子的身子彷彿是一個一個的針頭在留音機片上胡亂地劃着，但是發不出一點點的聲音，更沒有任何的意義，可是他們却不休地劃着，這針頭從來不曾損壞過，這底片也從來不曾模糊或消蝕過一點。兩者都無須更換，永刦的，終古如斯的。雖則誰也沒有看見空間遺留着什麼痕跡——空間永遠是那麼渺茫無限無限的啊！

朋友，我不是從來沒有提到過我的生命的意義麼？我沒有方法和能力去提到他，現在我權且藉着敍述燕子的事情告訴給你罷：我也是同你們健康人一樣的：有着靈魂，有着肉體。我的肉體漸漸被細菌侵蝕了，我的靈魂也先後的佈着黑紋——這都可

以說是被人咀咒的不健康的病徵。不過，生命還是不絕如縷的讓我負着，我找不着一點意義，我只是覺得一天比一天的沉重了！唉，生命如今完全像一塊灰茫茫的底片，多少個針頭劃過他了，劃過他無數的次數了。倘使當眞地去找什麽遺留下來的痕跡，那麽同樣是毫無所得，而且也是毫無意義之可言的。

在無痕中帶着痕跡，在無聲中留着聲音，在虛無中有着存在，這大約便是我的生命了罷？我的生命是天天有着燕子爲他寫照的。

燕子，用着他的身子完成了一篇永遠凄豔的生動的散文，在這篇散文裏也寫照了宇宙的生命了。

說到鴿子，似乎又使我的思路回到人間來了；同時使我咀嚼起生活的味道了。

這里有些鴿子，他們棲止在羅漢堂的中央的閣頂上。聽說起初只有幾隻，是老和尙死後放到閣頂上去的。多少年沒有人飼養過他們，他們由摒棄而自謀獨立了。他們

由少數而繁殖成羣了。他們成天價咕嚕着，那音調聽着是深怨的，沉悶的，忍氣吞聲的。生活，好像幷沒有被他們忘却地在咀咒着。

記得曾經看過一幅叫「和平」的名畫，裏面畫着一個女人的膝邊飛着一隻鴿子。這無疑地說女人和鴿子都是象徵着和平的。然而，和平的意義果眞就是代表着沈默，屈就，隨從，與那忍氣吞聲和無抵抗的氣質麽？那麽，我以爲和平還不如照諷刺畫家畫着赴軍縮會議的代表挾着洋槍大砲，猙惡的妖魔架着鷹鷲爲合理些。有人說過女人是天使和惡魔的合體，我是相信的。我說鴿子是比任何動物都有純潔的永存的愛的，不知有誰也這樣觀察過沒有？

莫泊桑在他的短篇小說「愛」裏，述叙着一件打獵的故事。一隻鳥（我記不淸楚是什麽名字）被擊落了下來，而那未亡的一隻總是在空中哀鳴着，雖然是在黑暗的敵人未去的夜裏，他却毫無憚畏地要尋求他那同命的伴侶，是怎樣的一個結局，莫泊桑謂之爲「愛」了，我也記不大淸楚了。

唱 Love Parade 的挾着社會學大綱的青年，不穿襪子的「犧牲色相」的女郎，他們一對一對的愛在馬路；一對一對的愛在高樓。如果你去告訴他這鳥的故事，毫無疑問地將回答你：鳥東西，傻瓜。

朋友，本來我是要告訴你這里飛禽和走獸的事的，把人的事還是擱在一旁罷。羅漢堂閣頂的鴿子，現在是一羣野鴿子了，他們不再仰人的鼻息，麥田黍地，溪旁泉頭，都可以任性而之的。再沒有什麼，但大空也還是可以去暢快地盡量地呼吸一陣的。他們飛起來的時候是一羣一羣的，落下來的時候又一對一對的成雙了。我不懂得他們的言語，我聽着他們總像咕嚕着詛咒生活。其實，依照他們這種幸福的過活，他們所咕嚕的或者正是和我所想的相反罷。能享受的都是幸福的！世界上只有自卑自賤的自掘坟墓的可憐，但也是最得不着同情的。我說，能享受的都是幸福的，然而同時我憐憫這句話的單薄。

大風疾雨的時候，我看見鴿子們站在獸頭瓦上絲毫不動，他們居高臨下地瞰視一

切，風吹雨淋，都似乎不能搖動或浸蝕他們一點點靜穆的忘懷一切的愛的生活。有時候也動一動的，這一動便更有趣。譬如那鴿子輕輕跳了三步，站到第六道瓦楞上，隨後就可以看見另一隻鴿子；立刻也跳了三步和那隻鴿子猝頭地，站在第六道瓦楞上了。我看了多少次都是這樣，相互地追逐着，相互地作着天眞的調弄，相互地偎依着；但從來沒有看見過第三隻鴿子飛到這兩者之間，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兩者之中的一隻離他而飛去。

眞正的偉大的愛，時常使我感心而流淚。這時，我又奇異地在想：獵人，你來嗎？帶着你的武器，打鴿子呀！打一隻會得到兩隻哩。不信，你看在你的脚下會有兩隻不瞑的鴿子的眼，在另外的地方還有兩隻不瞑的鴿子的眼，結局，一對鴿子四隻眼，都會瞑得緊緊地落在你的脚下了。

羅漢堂前些日子修葺了一回，我曾親眼看見一個惡作劇的瓦匠，攔着閣頂的小窗格子捕鴿子，裏面的鴿子一隻一隻的拚死地衝出來，後來，已經晚了，那些鴿子還是

長久地繞着閣的四圍而盤旋，好像餘驚未定，又來冒險探望這曾受一度災難的故居似的。

從那次以後，我總想注意着他們飛起來的時候的數目。可咀咒的是我這對病花了的眼，是奇數呢？還是偶數呢？等日後看準了再告訴你罷，如果你對於這件事還有一點關心時。

麻雀在這里要算最多最噪雜，整天價唧喳着的就是他們。他們也最沒有出息，像一幫頑皮討厭的孩子，從東頭串到西頭，從西頭又串到東頭。有一次我黎明的時候起來，走到院裏，還可以看到遲歸的蝙蝠繞樑而飛，這時麻雀已早在林間了。他們不怕人地撲楞撲楞地低飛着，敢則是在撲食一隻與奮終夜，現在已是精疲力竭睚眼惺忪的燈蛾。因此我更討厭了麻雀了。

很多日子以前鵰鳩是叫過的，人家叫他郭公，又叫他布穀，他叫的聲音彷彿是讓

人們及時「磨刀割殺」。朋友，你想到過那種帶着複疊的頓挫的「磨刀割殺～～～～～」「磨刀——割殺～～～～～」的鳴聲沒有？那是金黃的穗浪正在田畦裏波動，長夏還沒有到來的時候哩。

斑鳩近來時常的叫，天已經下過好幾場雨了。

這里的飛禽就盡於此了，你如果想聽到夜鶯或鳳凰的故事，那麼我所告訴你的就未免使你失望了。同時，我現在要說的走獸，也沒有什麼虎豹獅象，談起來叫人色變的那種魄力。你願意聽麼？一羣山羊和一隻狗的事情罷了。

一個大不過畝地的羊圈，就靜悄地伏在山麓的左側，從我住的樓窗望了過去，一棵極大的槐樹遮掩着它的上空，用石頭砌成虎皮模樣的低低的圍牆，順着山勢，圈占了一片不很規則的土地。牆上畫了許多石灰的大白圈子，幷不很圓，排列得却很整齊。想到畫這些圈子的時候，那人的手，那人的搖頭轉腰的姿勢，不是一件極有趣極

好玩的事嗎？紅綠的標語或者會警惕了都市的那些享樂的神經衰弱的男和女罷，這些白白的圈子，委實也有神祕的力量使我低首玩味於原民的藝術了。

在童年時代，我曾聽人說過：山郊野地的豺狼是常常在黃昏夜晚的時刻，出來撲食小孩的，那時候在弱小的心靈裏就印住了迄今未滅的恐怖；狼也許會來到這山裏罷？看到羊圈圍牆上的這許多白圈子，便禁不住地這樣想。狼是怕圈子的，同時又喚起了這當初的記憶，輕輕的對照的想，不久便彷彿鬆快而得到慰藉了。

這小小的羊圈把山地眞的裝貫起靈魂來了；并且讓我認識了我現在的生活，又回往到童年的幻想的境地裏。有時我也想得很警惕起來，我這不健康的成人的寓居，畢竟蹣跚到世界上那一隅才能得到它呢？在人與人的隔膜上，在彼與此的壁壘上，那些數不清的明顯圈迹啊，我還是像一隻饑餓的狼，聽憑了人的聰明的愚弄而裹足不前罷！

差不多近百隻的羊，就住在這小小的羊圈裏，一半是老的，一半是幼小的。每天

早晚放出去吃草的時候，老的一羣是被一個年長的人帶着；幼小的一羣是另一個牧童趕着，他喜歡拿一根揚起來很響的鞭子，穿一雙上山的特製的厚底鞋。他的這一羣彷彿眞就是他所屬有的生徒或伴侶了，因爲每天都可以聽到他同他們說煩神的話，罵他們不聽指揮，嚕囌着，帶警戒似地表示着他會隨時打他們。這牧童可以說完全生活在一羣小羊裏，他的一切是爲着他們的。那年長的一個便不是這樣了，他的生活是取諸於他們的，帶着他們就是他的職業，高興的時候或許唱幾段山歌，那也不是天籟的，說不定心裏在想着和什麼女人作着呆事。兩羣羊在山上，我總是把我的眼睛跟蹤着那幼小的一羣。遠遠地望過去，小得如同一簇米粒，稍稍走近了的時候，也會把他們錯當了石塊的，看清了他們在緩緩地移動，可是仍舊願意把他們當作石頭看，一羣兩羣的雪白的石頭，貼在山腰却是活動的，你看了不覺得美快麼？

有一次我獨自走到羊圈裏去，立在那棵大槐樹的蔭下，我希望我能把自己的一切融合於他們的裏面，但這只是一個空想，在我的心底確是非常羨慕他們的。

幾個人圍着那個年紀大的牧羊的，他的面前放着一個瓦盆，許多鴿蛋似的東西，浸在血色的水裏。

「這是什麽？」有人問。

「玉子。」

「什麽玉子？」不懂得這個名辭的人還丁着追問他。

他不大喜歡解釋得再詳細了，低着頭，只是用一把明亮的刀子，一個一個的把那些鴿蛋似的東西剖開，扯去了裏面的筋，又把它放在水裏洗濯幾下，於是水色更殷紅了。

「這是最補人陽氣的，暴炒了吃下去。」他這樣說着，好像他得了什麽長生不老之藥似的。

我很明白，我不忍看他了。那幾個好奇的人們，或者要等着看他吃下肚去才甘心罷。

那些受了奄割的公羊，倦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他們眯縫着眼睛，像是在忍耐着最大的痛苦，他們不但以後不能再「鬧」了，恐怕三五天之內連青草也不得下咽的。

羊……這些可憐的動物啊，他們生着，他們爲着他人的宰割而生着；天地是同樣地蓋着他們負着他們，可是生命是操在那「支配者」的手裏。

我看見了那個牧羊的孩子，我把他也當作一匹小羊看待了。

「爲什麼這又是另一羣？」我故意問他。

「這些都是小的。」

——幸福的幼小者啊！我默自地念着。

一個兒歌，我到現在還能背誦出來：

羊！羊！

跳花牆，

抓把草，

餵你娘。

你娘沒在家，

餵你們小哥兒三。（「三」字讀「沙」音）

這兒歌的意思，或者是說失却了慈母的一羣幼小者罷？羣字的原意便是三羊之謂。

在夜更深的時刻，時常聽見那幼小者的尖銳哶聲：

——姆媽～～～～～姆媽～～～～～

姆媽如果沒在家裏，她便永遠不會回來了罷？

老羊也間或沉重地哼哶幾聲，那聲音裏是如何的沁着生之苦汁啊！

有時我被「親情」這兩個字撼動了，睜開了我的兩隻枯澀的眼，望見的只是黑沉沉的夜，心裏漫漫地長思着；長思着我自己的那個沒有姆媽的家，姆媽今生也不再歸來了。

這裏，還有一匹狗是我要簡略告訴你的。我幷沒有要你「愛我，也愛我的狗。」那種要求，我告訴你的是我的心曾經眞正得到過一度有安置處的喜悅。

朋友，我愛這匹狗，比愛任何的人和事物都覺得適宜而且舒暢，你倘如不能相信我的話，那我會怪你對於我是缺乏同情了。缺乏同情，就難免對於我作「變態」之想了。

叔本華曾愛狗聞於世人；他那愛的根果完全是爲了狗（或者另外許多動物罷）要比人類的心地單純。我也愛單純，但我從來還沒有遇到過像我這次所愛的這匹狗的單純那種人。而且，單純便把自己也單純化了起來，這也是使我愛狗之愛愈加熱烈而虔誠的第一遭的嘗受。

近來因爲她懷了孕不常來了，我寂寞。每逢戀想着她那雙深情的眼，無造作地搖擺着的尾巴，我便禁不住地繞室徘徊了。

祈禱上帝給我更單純的腦，我會得福，到那時再和你比比健康看罷。

雪白的紙，浪費得太多了，留着這一行祝你的永遠的健康。

一九三二年夏，夜闌，山洪發中。

自然的節律

隔着玻璃，望見兩邊窗角的纖弱的柳條，他們寂靜地垂着，風來時也嬝娜地搖曳搖曳。

從這邊的窗角到那邊的窗角，貫串着幾條黑色的電線，在線上，寂靜地息着幾隻小燕，他們的身子是苗條而修長的。

無論天氣是晴朗還是陰晦，也無論心情是舒暢或是憂鬱，我心底輕轉地唱了——或者不是唱，只是隨着「自然」的節律而微顫，不絕如縷地微顫。

所謂「自然」的節律，他就展放在我的目前：那窗外的電線，正並列得如同一個樂

譜，那黑色小燕的身子，不就是一個一個的音捶麼？幷且，那柳條，是時舞時止着；那小燕，是時來時去，完全像琴上的鍵子在一起一落着。

——是看他？還是聽他呢？是索性低着眼皮，掩着耳朵，自己輕輕數着自己心裏的顫動呢？

徒然記（六則）

一　蛛絲——代序

從第一行寫到第二行，其間停了幾秒鐘罷，就在這個當兒，一個米粒大小的灰色的蜘蛛，吐了一根絲，把筆端和我手腕的空間連繫起來了。

他想絆住我的腕子不再動，制止着筆尖不再移走嗎？我噓了一口，我想感謝他了。日也寫，夜也寫；在淒風冷雨的窗前，咳嗽的聲音嘶啞了，吐着口口的鮮血，模糊了紅黑的行字：然而，我寫，我寫，我不知爲什麽不可遏止地要寫，誰也不曾攔阻過我。

我忽地禁不住轉臉苦笑了。那些所謂同類的「人」們，且不曾拾遺過什麽同情和慰藉，現在，一個蜘蛛，一個小得像米粒大的豸虫，難道他還能把他的熱衷傳給我麽？

這的的確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無法避免的苦笑了。

他，蜘蛛，雖然小得像一個米粒，但他也是一個生物，他的絲，就是他求生惟一的工具，他現在才吐了一根，已經連起了我的筆端和我的手腕，第二根搭成了經和緯，三根，四根；……：以至無數根，便會織成了一個嚴密的網，那便是他的家，網着他的生命的網，同時也是他個生命的死之線。

無論怎樣的苦心孤詣，織一個嚴密的生之網也罷，化一個美麗的死之線也罷，然而，就在這停過了幾秒鐘的過後，我眞地寫起第二行的當兒，他這最初的棟梁，一根「龍骨」，就不得不折斷了。

他的宇宙，他的一切，從此涅槃了；再去怎樣輪迴，我是不得而知的。

畢竟，他的第一根絲，徒然了，不，他整個的生命和宇宙都徒然了！

……

我不知道在這一瞬間，又有多多少少是輪迴過了。

我開始寫第三行了；……

我的眼裏漲滿了淚水，我寫着，不停地寫着……

唉！這些也不過像一條帶露的嵐前的蜘絲罷？

二　古玩

一件古玩，像瓶又像甕；不知是陶製還是土製，有着黃色的泥痕，斑斑塊塊，據說「古」就在此，可寶玩也在此。

但我茫然，我茫然地愛他。

有的說五百年前物也，有的說至少千載矣。有的根據攷據學證明是明宋時代的餐

具；又有的斷定是殷周之世的便器。反正，橫豎，人家都讚美他，他値得讚美。

但我茫然，我茫然地讚美他。

一日，古玩碎了——在夜間，在我枕前的香几上，我眞是莫明其妙了。

女僕人說是貓捉老鼠的結果；男僕人說是偸兒把多的一隻手伸到古玩裏探寳貝沒小心……

有的偏偏說我是一個Dream Walker，是我自己夜行時打碎的。

反正，橫豎，男的，女的……都苦喪着臉了。

但我茫然，我茫然地惋惜他。

三 血

大魚吃小魚，大鳥吃小鳥；蛇吃蛤蟆，蛤蟆吃蒼蠅……惟不見大人吃小人，人其萬物之靈乎？

血是成河了，在我們人的原野上；血是成渠了，在我們人的都市裏。成千成萬的人們痛苦地呻吟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用你靈魂的眼睛看罷，血紅的人間！

用你靈魂的鼻子嗅罷，血腥，血臭的人間！

名譽，血肉織成的一幅錦畫；金錢，血肉壓在另一邊的重担；愛情？那是肉眼看得出來的肉和血！一個女人，不像肥胖胖的水鴨，便像血淋淋的火鷄。

人沒有什麼大意義，連大吃小的吃，小讓大的吃的機會都沒有——那是很乾脆的事。——儘看着嗅着這血腥血臭的四圍，我悶躁得無可奈何了！歌曰：

「大魚吃小魚兮，大鳥吃小鳥，美哉樂哉！唯人嗅人血兮，世乏掩鼻之術。」

四　利器

我總是喜歡刀子，針，剪那一類的東西，因爲他們多少都帶着一些白皚皚的光

芒，卽便在漆黑的夜裏，你無須去尋他，他已經告訴你他是在那裏了。至於他們的功用安在，如何被稱爲利器等等的事，我倒漫然不曾介意或思考過。

我有時走過肉店的門口，有錢有勢人家的巨廈之外，我嘗見了那屠夫手裏的闊刃的大刀，那衞士肩上的鋒銳的槍刺，便不禁心往而神馳，恨不得跑過去吻他一下才痛快。我說不出我的理由，我更誓死否認我有什麼殺機，我完全是爲了我愛那一點白皚皚的光芒而已。

我曾夢想過這種荒謬的事：如果我的心，也變成一柄刀，一根針或一把剪子，那麼我便可以自己享用了，我也不再怕他失落了，就是掉到山谷裏，漆桶裏，溝渠裏，因爲他有一道光芒，無須去尋他，他已經告訴我他在那裏了。

聽說世界上許多所謂利器也者，是和殺人流血有密切關係的，他們大約不像我似的儘去讚美刃上的光芒，而是在誇耀着刃上的鮮血，掉落了的頭顱，斬決了禍根罷？這樣，我也是用我驚奇的光眼望着他們。如果眞地我底心變成一種光芒的利器時，那

無疑地在刃上也會染着血痕了，但那是我自己的血——爲夢魔，爲情慾，爲一切我所嫉惡的心情而戰的所犧牲的血——同時我也會斬絕了那些夢魔，情慾……的禍根了。

利器也有遲鈍和生銹的一日罷？但，我會用我自己的血液去磨潤他，使他永遠帶着那一道白皚皚的光芒。

五 哭與笑

我的生命像一隻羔羊的生命，何時何地都是受着難，忍氣呑聲地被關在一個荒園的角落裏。倘使我的生命是罪惡，那麼就是嚙着帶霉的乾草，號哞幾聲低鬱的噎氣所能贖償，因之便可以求得了饒恕的麽？沒有人能相信，就連我自己。

什麽是罪惡！我如今也要嗤笑了。罪惡是人加給你的，是人造的桔桎，所謂天，就是那多寬多高沒有人知道的天，相信上帝的人，那恐怕就是默認强者有眞理的人

了，我更嗤笑他們！

我是一個人，完全和我周遭的人相同的人，然而我不知道我爲什麼竟是感覺有異樣寂寞的一個人。由臆測，由經驗，我斷定我大約是一個沒有生之技能的人。這技能幷不是專說手工的，勞働的，而是包括着「心術」的。

「心術」這兩個字，我或者祇能免強解釋，但我決不能明瞭他的奧妙。就譬如笑和哭罷，本來可以表現抽象的心術的，可是我就苦於我笑不得時，哭也不得時。至於環繞於貴人顯者的面前作各式各樣的所謂媚笑，曲膝於女人足下作各式各樣的所謂賤哭，我更是門外漢了。有時我甚至於竟懷疑，我爲什麼有同樣的人形而沒有那種人的本領。

世界雖大，道路雖多，我以爲能對於心術中的兩個節目——哭與笑——下些功夫，那麼這豐饒的生命之路，大概就可以走通了。

因之，我最後不得不自己嗤笑自己了，我的牛命之所以像羔羊，所以受着難，所

以被關在荒園的角落裏，這都是我自己應該承受的，我不但不敢再去憑怨誰，而且要努力束縛自己了。

然而，我還有我的祈禱，我祈禱着你們哭笑之餘的仁者的人，再不要笑我這種受難，哭我這種罪惡罷！幷且，如果你們要相信上帝，那麽我也將迷信强者是有眞理的了。

除了我自己，我不敢再嗤笑任何人任何事了。

六 娼婦

當我感到一無所有的那種空洞似的寂寞，生命已如幻夢醒覺後的那樣茫然的時刻，我彷彿覺得已經不是人之一員，而是渾渾噩噩地和物化作一起了。有時，我漫想着我不作男人而是女人了——是女人，我就去作一個作娼婦的女人。

人間無所謂罪惡的，這已成了我中堅的信條，那麽本着我這個懦弱人的希望可以

去作任何事，作一個「人盡可夫」的女人或天下人儘可向我求取的娼婦，又何嘗不是一件自豪而滿足的事呢？那樣，我整個的生命都充實了，我是可以鑽進人之中的了，我將改變了所有的人生觀與宇宙觀也未可知呢。

我可以認識東方人，西方人，我可以認識韃靼人，印地安人，猶太人……我可以愛他們，恨他們，拋棄他們，戲弄他們，任我的便。也可以說我就是有可能性地去拋棄，戲弄，愛或恨所有的世界的人了。

我可以得着站人的墨西哥的銀元，印着老頭的鈔票，鑄着什麼王什麼后的金磅……充滿了我的衣袋，我可以看見棕眼的藍眼的……人們的笑和哭；總之，我可以接觸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了。

無疑地，我是想到了，我可以瞭解人性了，我也可以瞭解人性中是不是有獸性了。

那時，我的棲止在天之涯或地之角，我沒有國度，我也無所謂爲從了——誰還認

娼婦爲姊妹爲妻子爲母姑爲朋友？其實，假使是娼婦，她眼中恐怕也早無兄弟姊妹父母與朋友了——那只是一些戴着假面具的優伶，他們才眞是會賣笑的呢。誰是娼婦？到那時我眞會挺着胸脯問的。

現在，唉，我還是我，我只能姑且把我和娼婦劃分開來，我以沉痛的聲音自白着：

「同是天涯淪落人，你們記取着我；我在禮讚着你們哩！」

無題

一

沒有不唏的朝露，沒有不渝的愛情，在人生這條荒漠的路上，祗有不盡的疲憊，勞苦與哀愁……他們也有時盡的，當你已經走進了坟墓。

二

我的心，也時常萌發了欣欣向榮的幼芽，他得不着雨露惠風的滋長，不久就被金

錢的光芒曝枯，惡魔的毒手毀傷了。我的心，於是常年被蕪草枯根掩埋着。

三

當我看見花和女，青天和碧海，驕陽和明月……我知道我自己的世界了。我的世界，有比這聲與色更多一些，更超越了一點似的東西——他們彷彿在空虛中是充滿着，幻境裏却存着實體。也許罷，我的世界是我自己的，比他們的更閃爍；或更凄寂。

四

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眞愛你，眞恨你，除了你自己。你所看見人家的是容貌，是服飾，是不得已的哭與笑……人家看見你的也是同樣的。你的愛，你的恨，施與人家是假的，薰淘你自己的心是眞的。

五

愛，不是一朵不謝的花，好像是天上的不墜的星辰。有人說他是光明的化身，有人說他是人間的慰藉。但在繁星閃閃的天蓋上，我看不見什麼，我所看見的只是淚珠，只是宇宙寥寂的象徵。

六

同我一樣的弱者求乞救的時候，我願意把人家給我的東西再佈施給他，一聲獰笑，他得救了。

七

生長在野渠旁邊的一莖小草，春風吹他，他不知道那是仁慈；雨露灑他，他不知那是恩惠。他向春風搖曳着，他向雨露捧托着他們所給他的東西——幾滴閃光的水珠。他悠悠地，鬱鬱地，儘陰自吸取地下的一點融食，那或者還是同類的屍身。他生長幾片薄葉，開幾朵半明不晦的碎花，他并不希冀着人們知道。悄悄地生，悄悄地死；是不得已的生，是不得已的死；死了的屍身，還是再爲着他日的後生。

八

在後院的平地上，被孩子們撒了一把牽牛的種子。成千成萬的籐絲生出來了，誰也沒有一個地方攀依。昨夕，甲繞了乙；今朝，丙繞了丁，明天，丙丁又纏住了甲和乙……不久，所有的籐絲都牽在一起。你所依，也是他所依的：大家攜着手，大家同歸於盡………

九

葵花，還翹着首要望見落日時分的最後的餘輝；茉莉却靜靜地等候着黃昏。夜來香從來在黑暗中開放，牽牛花也從來見不得晨曦。光明，有追逐你的，有躲避你的，有爲你而死的。

十

在通衢的道旁，有一個倒斃的路人。圍觀的人們圈作一個大環，這好像是獻給死者的一個月桂冠。他，那死者，頭南，脚北，兩手分向着東西，恰好是月桂冠裏的一個十字架。他所負着的一個包袱，現在遺在一邊，從此不再負他了。在一刻鐘以前，他知道他要負他到終點，在一刻鐘以後，他不曉得就要扔卸了，永遠的扔卸了。從生到死，是電光般的一閃；相隔原是一線！

我感謝他給我的啓示；我羨慕他死的一個光榮，不意的死。

十一

我把繁華場中的輝煌的燈光悄悄地帶囘來了，他們留在我的眼底：我的眼睛於是汪汪地，漾漾地閃動着。

我把繁華場中的女人們的珠寶悄悄地帶囘來了，他們不願意孤寂地放在我的心底，一個個，一顆顆，又從我的眼中迸滾出來了。

十二

雨濛濛，坐在車蓬裏面的陌生人啊，我看見你們的是兩隻烏黑的眼，你們看見我的也同是兩隻烏黑的眼。別了，就這樣一覩之後而別了，一對一對永遠永遠神祕的眼！

十三

一個天眞的小孩坐在門前，用他的兩隻小手，小心翼翼地去撲一個息在石階上的蝿子。

拍！他的兩隻小手合掌了，他笑了一個天眞無邪氣的笑，雖然他手裏并沒有撲着什麽。

感不着空虛的人，才是上帝的兒女們罷？

十四

酒樓的門口，躺着一匹死狗，慣於殘殺同類的人，都從他的屍邊掩鼻而過。

那邊蹣跚地過來另一匹狗，走近這死者的跟前，嗅一嗅他的頭，又嗅一嗅他的尾，嗅了好久，竚立着彷彿感到了什麽意義似的。

我也駐足了。

十五

兩條腿的走在前面，四條腿的跟在後頭。沒有一個言語的，只是把他們的足跡重重的印在路上。路是泥濘的，足跡會等很久才會平陷下去罷？在心上，也印着了多少的痕跡啊！我不知道誰是牽馬人，也不知道誰是被誰推趕着。

十六

年青的時候覺得世上大人多，現在看見的又似乎滿眼是孩子了。心的寂寞却永遠是一樣的。

十七

聽見第一聲賣櫻桃的，知道春天已經爛熟了。傳到耳朵裏的最初的蟬嘶，却煩惱地想：夏天正長着。

蟋蟀又在牆根下鳴叫了，我眞不知道秋天怎麽竟來得這樣出人不意。

十八

深秋的時候看見遠遠天際的閃，那是夏之迴光罷？

哀樂

在夜更深的時候，我忽然醒覺了。不知從什麼地方，正傳過一陣一陣的哀樂，那是悠長的，低鬱的，如訴如泣的。諦聽了一會，我不知怎麼自然而然地在黑暗裏偷偷啜泣了。

我想不是我自己要醒覺來的，這哀樂，這悠長低鬱的哀樂，它悄悄地把我靈魂的雙扉敲動了。

古今都是一樣的，富人的生，是榮華；富人的死，也是榮華；他們生死都是一樣的榮華。貧人呢，生是寂寞，死是寂寞；恐怕生比死還要寂寞。

這哀樂，死者已不能復聽了，恐怕只是爲了表示富人們的子孫，雖哀猶榮罷？讓我感謝，我要感謝，它是沒有代價的施捨，他施捨給我們貧困的生者：以悲哀的情調與寂寞的節奏。

我已經忘却了我的啜泣，我在黑暗裏睜着我的兩隻眼睛——啊！我的眼睛只是睜在黑暗裏。

一九三〇，十月十八日。

生之寂寞

還不曾睜眼，知道是平明的時刻了：聽着街心有笨重的輪聲過去，軋在坎坷的道上，轆轆地，轆轆地……

曳車子的是牛或馬，也許就是兩條腿的人。

簷頭的小鳥在啁叫了，他們是慶欣這萬物的甦醒麼？還是歌讚着這宇宙的重明呢？不，他們僅只是一些小鳥，啁叫着，不止地，大約還是爲了那幾顆落在陰溝裏的難拾的米粒。

朝暾，紅似血；白日的光，又復溫若水了。他們從來不作聲，也從來是像血般地溢出了，水般地流去了。

其實，萬物，一切，從春徂夏，從夏徂秋……紅了，綠了，榮了，枯了，不都也是靜悄悄的嗎？

停午的時分，連街心也彷彿越發寥寂了起來，路上的狗，無聊賴地從這棵樹根嗅到那棵樹根，有時向四周顧盼了一回，又懶洋洋地向道旁蹣跚去了。偶爾看見幾個行人，那簡直是不可多得的。有的是黑黃的臉，短短的青布襖；有的是粉紅的面，長長的兩條雄糾糾的腿；有的默默地牽着一匹瘦的牲口，人背上一把雨傘，馬背上是一捲行李。

——晴天你也帶着雨傘，白晝你還防着夜晚，你不是一個長途的過客是什麼呢？

——行啊！行啊！趁着白日當頭的時候。

我眞是不忍看，曾幾何時，夕陽又殷紅的似血了！這血，莫非就是那長途的過客在西方途中所嘔的最後的心血麼？委實的，我連想也不忍了，詩人說過，那夕陽，曾經使多少的靑年人們衰老了。

不久，淸涼似水的月光，又來浸着這悠長以至不死的宇宙了。雖然萬籟俱靜了，如果你願傾耳的時刻，你可以聽見從那遠遠的街心，隱約地傳來一種二十世紀的魔鬼的聲音——摩托也好像在怨訴着：

疲——疲——疲——

一九三〇年冬日

從這個驛站到那個驛站

從這個驛站到那個驛站，本來是不遠的，何况又是被那風馳電掣般的火車帶着呢？

是夜車，乘客并不怎樣擁擠。在黯黃的燈光裏，可以看見車箱的到處都漲滿了塵紋。碰在車窗上面的水蒸汽，早已結成了一層皓白的帶着花紋的冰霜了。三等車本來冷，望見窗上的冰霜，彷彿使人更覺得寒冷了。

——冷啊！我這樣想。車裏是和荒郊一樣的冷；死去的人們埋在深雪的地下，生着的人們現在躲在冰霜包圍的核心裏。

輪聲轆轆，它奏着旅客們催眠之歌，奏着宇宙的無言的寂寞。有時汽笛高喊幾聲，似乎在得意般地告白着：

——我的使命偉大，我有着燃燒的胸懷！我能把人們從這個驛站帶到那個驛站。

轆轆的聲音震不醒客人們的旅夢，震不落窗上的冰霜。只有幾個「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旅伴，在默默地對視着，瞑想着。

夜更深了，我的眼睛還不曾眯一下，旁邊坐着一個中年的婦人，不知怎麼在她那雙也沒有眯過的眼角裏暗暗地流出淚水來了。

不久，她自言自語地說了她的許多傷心事，雖然周圍都是一些她不相識的陌生人。

她的淚，愈流愈不能遏止了，她斷斷續續地訴說，她以爲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她更傷心更可憐的人了。她說罷一段，拭一拭她的眼淚，拭罷眼淚，她又繼續地說了下去。幾次，她用指甲去抓窗上的冰霜；窗上的冰霜被她抓掉了一大片，望着黑黝黝的

荒郊，問：

——就要到了麼？

沒有一個旅客不是希望早早到達他的目的地的，但看她的神情，好像唯恐早到了便說不盡她的傷心事似的。

起初，我想：僅只是從這個驛站到那個驛站的一截路，有什麼樣的傷心事是值得訴說的呢？

後來我轉樣地想了：從這個驛站到那個驛站，本來是短短的，在這樣短短的行程中，竟有這樣長長訴說不盡的苦衷啊！

——噯，她是人，她是人！是這世上受難不盡的動物！

——她是人！這受難不盡的動物，永遠要宣洩了自己的悲哀與凄楚——哭或笑，在任何的場合裏。

「人生」的過程，其實也不過是從這個驛站到那個驛站，我們全人類的「全人生

的過程」，又在那里留着痕迹，又從何處聽到他的呼聲？

我悔恨了我沒有在這次夜車裏睡去：雖然是從這驛站到那驛站，這麽一截路，短短的；可是，夢就比他長了。

白了

表兄纔從故鄉來，已經是多年不曾見過了。在晚餐的席上，父親向他問長問短，問年歲的豐歉，問人事的興亡……

——我同你父親都漸漸老了。

——是的。

——他留了鬍子麼？

——留了。

——也有我的這麼長？

——還沒，很短；還黑滋滋的呢？

——不如我罷？父親說着便低沉了他的眼皮，用右手捋着他的鬍鬚直到末梢，彷彿得勝了一般地繼續說，

——你看我的這樣長，這樣白了？

都沉默下來了。

究竟，「白了」還就是「勝了」呢？我不敢直視父親的神情了。

沉默的幕，沒有一個人能把它揭開，但又沒有一個人是甘於這樣沉默下去的……

像是聽見了呷過幾聲酒後：

——唉，年年地操勞，操勞，老了！

父親用亢奮的調子說過這樣的話，可是結果依然沒有把沉默趕走。只像是舞台上亮了一盞茵綠的燈，在微弱的光輻裏認出了「沉默」的成色而已。

沉默——繼續着沉默——

這沉默，也許就是在深深「玩味」着「沉默的成色」的沉默了。

家

低低的門，高高的白牆，當我走進天井，我又看見對面房子的許多小方格窗眼了。

拾階登到樓上，四圍是憂鬱而晦黯的，那書架，那字畫，那案上的文具，那簷頭的竹簾……………沒有一樣不是古香古色，雖然同我初遇，但彷彿已經都是舊識了。

我默默地坐下，我陰自地讚嘆了：

啊！這靜穆和平的家，他是愛的巢穴，心的歸宿；他是倦者的故林，渴者的源泉…………

我輕輕地笑了，在我的心底；我舒適地睡了，睡在我靈之搖籃裏，一切都好像得其所以了！

但是只有一瞬，只有一息，我驀地便又醒來了。這家，原不是我自己的。坐在對面的友人，他不是正在低首微笑麼？他是驕傲的微笑呢？還是憐憫的微笑呢？

啊，在這個世界上，我是一個永遠飄泊的過客，我沒有愛的巢穴，我也無所歸宿，故林早已荒蕪，源泉也都成了一片沙漠……

倘如，我已經把這些告訴了他，那麼他的微笑，將如何地給我一種難堪啊！

我慶欣，我泰然了。我由自欺欺人的勾當，評定了友人的微笑了。這勾當良心或者不致於過責的，因爲他是太渺小而可憐了！

……………

低低的門，高高的白牆，小小的窗格……這和平靜穆的家，以前，我似乎有過一個的，以後，也許能有一個罷！

我彷彿又走進一個冥冥的國度去了，雖然身子還依舊坐在友人的對面，他的「家」裏。

一九三〇年十月。

春之豫感

十天的大雪，爲宇宙披着了一件縞素之衣，在冷靜中看出偉大；在凜冽中帶着嚴肅。是冬天的最後的葬儀，是偉大而莊嚴的葬儀。冬天，終於被掩埋了麼？

但——我去問誰，「春在那裏」？

春在那裏，沒有人告訴我。祇有，那些過去了的青春的殘骸，堆積在我空寂的心倉裏；有時也曾閃般地映在我水汪汪的眼裏。

然而，那幷不是青春：沒有花，沒有實，只是一堆皙白的殘骸，沒有光，沒有

熱，冷冰冰的，冷冰冰的！

不知怎地，我的空寂的心房忽而充實——皙白的殘骸化成雲煙，頓時瀰漫起無名的哀感，那是車載不盡，斗量不盡，無限的，無限的！

唉，與其我淚眼汪汪，何如我放情地哭泣？爲發洩哀感，爲憑弔那青春已盡。

簷溜在滴，也許滴的是自然之淚。

雪是初霽，路旁瀦成一條小河，裏面有無數的小冰塊在逐流着。在這條小小的冰河裏，浮着冬的骨肉與精靈。我不曉得他們往何處去，也不曉得他們在什麼時候才融作一體。

啊！死的莊嚴與偉大！生的渴望與憧憬！但，都不及「春」的誘惑的魅力！

春在那裏，沒有人告訴我。

春在那裏，我也不能給人家以指示。

看見塘面上被微風吹縐了一片鱗紋，我知道魚在水底游躍了；看見荒地上一莖小草，我知道蚯蚓在地下蠕動了……

還有，那遠遠的遠遠的天際的雲朵，她們懶洋洋的，悠悠然的，可是，我好像已經看見在她們面上有着桃花似的笑顏了……

我的心也動了，不止地動了，

雖然，我沒有問誰：「春在那裏」？

——一九三一，二月廿四日

黃昏的雨

黃昏時候的雨，不知是從什麼地方落下來的。看不見他，也聽不着他，如同怨女的眼淚，悄悄地落下，悄悄地拭了。

黃昏時候的雨，稀零地打在我的臉上，我俯仰，我盼顧，不知道他來自何處。我悄悄地把他拭了，也正如同拭去了那怕人看見的淚珠。

在黃昏時候的雨中，我不住地這樣低訴：

幽靈的黃昏啊，神祕的雨！

神祕的宇宙啊，你在無言地流露——
綿綿無盡的憂鬱，
清涼晶潔的淚珠。

在黃昏時候的雨中，只有我獨自在道上躑躅•雨滴打着人家的雨傘，他却浸濕了我的兩肩與帽緣。

傘蓋底下的陌生人啊。我不需要你的庇護，我此刻正是承受着自然給我的啓示與流露。

在黃昏時候的雨中，只有我獨自在道上躑躅，我的週身全都濕了，冰涼的東西，更已落滿了我的雙頰，分不清是「自然」底，還是我自己底。

我不再去拭他了。我爲什麼要去拭他呢？

漸漸地，連我的一切也和黃昏融在一片的迷濛裏。

在黃昏時候的雨中，誰也看不見我，誰也喚不着我，正如同我不能夠尋着黃昏的雨是一樣的。

尋我的人啊，你們果眞要尋到我麼？那請你同我一樣地低首而躑躅於道上罷：在泥濘的路上印着我過往的一條顯明的足迹——那是長長的，長長的，使你想着也會感到疲憊的。

並且，又已經是近夜了………

一九三一，三月三日。

春雨

濛濛地遮迷了遠近的山，悄悄地油綠了郊野的草；不斷地在窗外織着一條輕薄閃光的絲簾。

春雨濡濕了一切，濡濕不了人家屋頂那昇騰起來的炊煙。烟像一條黑龍，悠悠地在空中游泳；像一行秋雁，漸遠漸遠——以至不見。

滴在花瓣上的成了香淚，瀅瀅地，象徵着薄命的哀怨。落在地上的相和泥土，雖然是無言地，但在足底，輪下，也發出一種最後的嘶聲。

平明，薄暮，靜靜地聽啊，

嘶——

春彷彿隨着輪子遠揚了。有時，

喳——喳——喳——

雨的幽靈在人們的足下詛咒了。

蛙

在糢糊的麻木了的腦幕上，我已經不能記憶着蛙叫究竟在什麽季候。

閣閣地，大都是傍晚；有時也在深夜。閣閣地，聲在池旁水邊，大約葦葉水草已經長到兩三尺的時候。

閣閣地，不止地叫着，有時是清脆而單調地震動宇宙的寥寂的弦；有時呢，噪雜的一片，世界彷彿屬於了他們。

在傍晚，在深夜，在池旁，在水邊，聽啊，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

無論他是撥着宇宙的寥寂的弦，也無論他是噪雜的一片，我在閤閤的聲中沈思了。一條似斷還連的鎖鏈，頓時沈重而冰涼地箍在我的腦上了。

過去了的那些深夜傍晚，夢裏的池旁水邊，記得我曾同着好友們攜手漫步，那時候的蛙聲什麽也不相似，僅只是我們足步的節奏，心靈的悠弦。

好友們去遠了，去遠了！今番的蛙聲，使我牢記着是從薰風裏吹來的。

一九三一，四，十八日。

菜花

到了江南幾年，我有時候竟忽略了春；不，我永遠不知道春從何處來，何處去，他又曾停留在何處地方。

東風吹了，柳條綠了，菜花開了，人們告訴我這就是春天，但我撫不着他，嗅不到他，看不見他。也許我還年輕，我還想要撫着春天，嗅到春天，或看見春天。然而，你倘若去問比你年老的人這是「爲什麼」，那麼他會反問你爲什麼要問「爲什麼」了，這便是他的回答。

人生的火啊，爆發的潛伏的與死滅了火啊！

去年，我也許還年輕，在我的箱底，留着我去年攝下來的棠花之影。何時，何地，我已忘盡，那film是印在下面：

半畝大的後園，一個糞缸，一個古井，一片嬌黃的棠花。花生在齷齪的地方，牆是頹倒了的，井是枯的，棠花却依稀是生氣勃勃地在暖風裏招展。唉，只是招展着招展着從晨到晚！

我徘徊左右，我悵惘而同情地問：

——什麼花像你？常在盤俎，永不會插到女人們的頭上？你啊，是個無人睬問的少年的化身罷！

……

去年，我也許年輕，眞個年輕。今年，我依然知道我並不曾喪失了我的聰明：蛙

又在池塘裏閣叫，菜花又在眼前招展了。我道不出來，寫不出來．雖然我依稀如去年的悵惘。

——黃色的春天，寂寞啊！

在誰個少年心裏這樣低吟過呢？

到了明年菜花開的時候，怕的要知道今年這種道不出寫不出的症候，便是已老之謂罷。

秋樹

秋天的樹，都穿上了枯黃的衣服。那不是他要穿的，「自然」用慈悲的調子贈與了他，他沒有勇氣脫卸了。

陽光與熱力，漸漸地疲憊而消失；天地現出一片陰霾黯淡的顏色：到處是衰淒的，沒有一個角落再可以找到活的象徵，生的溫氣。

西風掠過我的長髮，我並不被時序而動，也不爲我的已逝的韶華而惋惜。我僅只這樣地豫感着：以後——以後——一天要比一天地寒涼下去了。

樂天的詩人曾經說，

「冬天已經到來了，難道春天還很遠麽？」

那麽，我現在何妨套用着說，

「秋天已經來了，難道冬天還很遠麽？」

但是，這樣的「天」，畢竟不能使我樂的。秋剛剛在開始，冬還是悠長的——整個的跟在後頭。啊春天，春天離我是太遠了，太遠了！

如今，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我，你的春天，遲早也在你的後邊；也沒有一個人願意悄悄地縫就一件衣裳，說，

——且穿上，冬天離得你正遠。

我沒有朋友與親故，我孑然地飄泊在這里；這里也是一無所有，只是這一棵臨窗的秋樹，在涼風裏瑟縮，雖然他還穿着一件我所沒有的衣服。

我鎮日地倚窗向他諦視，他不言語．我的口角時常囁嚅，可是也不知怎樣將我的襟懷向他披露。

靜靜地，葉子一片一片地輕輕地落着，從枝到根，宛如蝶翅一般地旋舞。

——他是想脫去這一件使他心痛的衣服麼？不，大約不是的，在古人的詞句裏說，

「黃葉無風自落。」

是的，沒有風也要落的．落罷，這滿滿一樹的黃葉，也正如同我這滿滿一眶的淚水：他無緣無故地在落，陰自在落……：一直要等心痙攣，黑的字跡把這張白紙蓋滿．

那時候，秋樹怕早已成了槎枒，漂零人又離開這里而他去了。

不要問「過客」的去處，春光會依舊照耀着幸運的人們的路途。

但祝，秋樹趁早落盡了罷。

別

別伊的時候，我說，等到桃李花開，我便回來了。那一次我終於如約地回來：不過桃李的花瓣已經繽紛地謝落，春光已經隨着流水同去。

伊比別時憔悴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春寒傷了伊。

時光像從極細的沙簾裏悄悄地滲透過去，當初歡聚的時節，又逢到今日苦別之期了。

「……這次去也不久的，等到草木凋零的時候；秋月已經團圞地懸在當空。」

我們都早睡了，我知道「夜安」即或留到明晨，陽光即或藏在袖底，離別是依然不

能避免的。

「再見罷。」

「我要送你去。」

「不要你送，送人千里——」

「我一定要送你去！」

「終須一別啊。」

「……………」

「等回來的時刻，你來接我罷。」

「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草木凋零的時候。」

別了，終於別了。未別先問歸期，未送已定迎日，我不曉得人生有多少像這樣不

能避免的矛盾。我又是一度左手持矛右手提盾地向人生道上邁步了。

現在，草木已經凋零了；秋月也已經圓後而缺了；並且，我的心身還是一樣地隨着西風飄忽無止。

現在，我不知道伊在那里，更不知道伊將向何處去迎接我。

時地都是茫茫的，誰有勇氣說——

「終須一聚啊！」

一九三〇，九，十四。

秋夕

蒼茫的天，陰霾的四圍，看不到一條雨絲，但見簷瓦津津地潮濕了。

窗外，正落着牛毛般的細雨——我揣測定了。

呷着苦酒，嚼着鮮蟹，朋友說：

「還沒有到蟹肥的時節。」

——中秋早已過去了，我默默地想，沒有回答什麽。

苦酒一杯一杯地飲了下去，望到窗外，才想起天氣也許變涼了。

蒼茫的天，陰霾的四圍，在朦朧的眼中望去，更蒼茫，更陰霾了。

牛毛般的細雨，本來沒有聲音，也無須有聲音。

更寂靜了。

有了涼習習的西風，有了靜悄悄的細雨，夠了夠了，誰都知道這是什麼時節了；

但朋友說：

「似乎還缺少一點什麼聲音。」

寡～～～寡～～～～～～一隻大雁，正掠空而過。

——是他麼？我想問，但朋友正傾着耳。

菊花的影子，印在壁上，朋友說：

「影比花，還好看。」

我想說，無聲比有聲更令人生感。

是燈火親人的時候了。

不眠

過去的三個多月，我把整個的生涯消磨在一個船艙般的小屋裏。白晝與晚間，同樣使人感到陰霾與隘窄。我沒有鐘表，我只是看着一綫的陽光來分辨一天之內的時辰。

當我完全浸在黑暗的濃液之中——濃得幾乎凝結了的黑暗之中，我知道是夜了；並且是深更的時刻。我的周遭，聽不見夜鶯的歌聲，也看不見一顆閃爍的星，不拘有幾聲互相應答的犬吠，或是從遠遠的地方，偶爾傳來一陣摩托飛駛過瀝青路上的風聲，但，夜並沒有失去了他的寧靜的魂靈。在這寧靜的深夜裏，萬物都在疲倦後安息

着，萬物都爲了要恢復他們明日的活動力而安息了。

夜的面目，恐怕只有那些不眠的人們才能知道——雖然他們也不能夠指明出什麼象徵；也說不出他來自那里，又向什麼地方去了。

不眠的人們，委實地，怕還沒有那些闔着眼睛酣睡的人們所見得多呢。在同樣黑黝黝的世界裏，他們常常看見朵朵盛開着的薔薇，也許竟和一些穿着白衣的仙女們一同蹈舞，他們會在最快活的夢境裏盡情的唱，盡情的歌，盡情的痛哭或狂笑；他們可以得着無限的擁抱，無限的慰藉。

然而，不眠的人們却在輾轉着，輾轉着，好像一團女人的頭髮，越來越把他的心孔塡滿，越來越把他的眸子纏緊了。他們好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在用心作畫，可是這幅畫却是越畫越密簇了，結果連水帶墨地潑成了一片模糊的顏色。

他們由焦躁而安寧下去，他們由安寧而摯誠地期待着什麼了……

漸漸地，四壁映起鉛灰色了，漸漸地，由鉛灰而銀白了——這或者就是不眠的人

們摯誠期待的結果罷？他們好像把那一團黑髮一根一根地理開了，一根一根地舒展了；把那一幅烏黑的圖畫，慢慢地用清水洗淨了。

鄰雞和麻雀都啼叫了，好像都在慶祝這個世界的重明。

也許，他們是對我道「夜安」罷？我漠然地想。

不眠的人們是幸福的，雖然他們的眼睛沒有合攏，可是他們不知道「今日」是怎麼來的，「昨日」是怎麼去的。他們找不着「昨日」的屍骨埋在那里，也從不曾聽見「今日」誕生時候的哭聲。與其說他們和今日相近，還不如說是和昨日相親一些了。昨日的一切，彷彿在不眠人們的腦中延宕着他的不死的生命。

然而，倘使昨日眞的是不死的東西，那麼人類怎麼會留下了那般悠長的歷史呢？在明暗的交替裏，愛情是渝了，青春是逝了，一切的一切是在靜悄悄的裏面消逝了。

如果眞地能把晨雞當作對我是道「夜安」的，那麼我的一切也無所謂過去了；我的一切都還不死地存在着。

如果沒有人說我這是「聊以自慰」的話，那麼我將永遠膜拜我的上帝，膜拜在黑暗中不起了！

我願望着和我一樣不眠的人們同呼一聲「阿門」罷。

我的病

因爲我的病，我拜訪過的醫生要比我所認識的朋友多出好幾倍來。日子久了，病生得如同一個將畢業的頑皮的學生，醫生對於他早就淡然而置之了。他們不像從前那樣再做虛僞的賤笑，也不再貓哭鼠般地假裝一付晦氣的同情的臉色了。病的程度，在他們心裏橫豎是淸楚的。

在不久以前，我的病又發作了一回，我第一次去拜訪一個新的醫生——並不需要名刺，只要拿出袋裏的錢，換一個竹牌或紙片一類的東西，他便願意接見你了；或者說，醫生願意見你的是在你手裏剛纔用錢而變來的那竹牌子或紙片一類的東西。

然而，拜訪一個醫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先要坐在候診室裏靜靜地等候着。於是我便在候診室裏了。我的眼睛四處張望，我望見了壁上掛的一塊一塊的扁額：一塊是四個頂大的金字，「青囊濟世」；一塊似乎是「華陀再生」；另一塊是……還有一塊的下款落着我所熟悉的一個同里人的名子——兩年前因咯血症而去世的一個肺病患者。

我心裏有些煩燥而作惡。死人的扁額哩，想着。

我被接見了，醫生和藹可親，並且笑，一個胖胖面龐人的笑，那笑的模樣是值得打雙圈的。

「莫着急，明天再來。」

跟着一個笑。

明天——

「莫着急，明天再來。」

跟着又是一個笑。

……………

過了幾多個的明天，我終於不敢再去拜訪他了。我怕的是那個笑：我怕的是他不清楚我的「程度」而一味用這樣笑的藥是不妥的。

接着，第二次我被人鄭重地介紹到一個官立醫院去。

一樣的要在候診室裏等待，這里沒有扁額了，反覺得有些寥寂。

我被接見了，醫官威風凜凜，並且撅着嘴，是一個瘦得像猢猻的人。

「看什麼？」

「T・B・」我免得麻煩竟而回答出了病的名子。

是聽，打……那麼一回事。

「回去養。」醫官沒有另外的吩咐。

我恍如一個犯人聽見法官說「帶下去」一樣似的戰慄。

——重病之人如重犯！隔了一會我才在心裏這樣暗嘆起來。

後來，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反倒在這個官立醫院裏住下來了。

在三等病室裏住的，大約都是一些和我差不多From hand to mouth 的病人們罷？他們呻吟的不只是病的苦痛，他們呻吟的還爲了生之無路！他們或者藉着病的呻吟去呻吟他們艱辛的人生；我呢，却是在他們的呻吟聲中暗暗流着自己那遏止不住的淚水。

唉，病痛的人們是沒有階級的，但永遠也不會聯合起來；受過生之創傷的人們，又那裏去尋療治呢？

像一羣犯人似的，我和那些同命運的人們廝混了兩個星期，結果仍然是被迫出院了。我沒有忘記的是：那些清晨，晚間，夜裏的悲慘的景象與哀絕的聲音……

歸來以後，更是意想不到的荒涼，走進自己的屋子，一眼便望見床頭掛的那幅自己摹臨下來的炭墨畫了。

還是在沒有病倒之前我把William Siegel作的一張「女工用點心的時候」圖畫放大了。這畫裏是一個女工坐在地下室的一個陰霾的角落，手裏的麵包只咬了一口，她儘自仰頭望着那不容易見到的一塊陽光……

我想到爲生活，爲病痛——不幸的我的癎疾——而在外邊以微弱之力掙扎的，我想到歌德的話來了：

「誰不曾忍泣呑食他的麵包？」

好在這句話我已經爲了這幅畫而題簽了。

走到院裏，草深沒徑，四圍已都是綠之帷幕。

——我的病是偉大的，我不知道冬是怎樣去的，只見春之角色都已登場了。

——我的病是「劃時代」的，我的病所以偉大！我聊以解嘲地這樣想，自己頻頻地

苦笑了。

寄健康人

一九三二年春末

買針

在一個很大的洋貨店我買不到一根針。

——怎麽，什麽都有，連一根針倒沒有了嗎？我問。

——沒有的，請你到小巷子裏去問問看，或許有。

店員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男子，他看我這樣慇懃要買針的樣子，笑了，我相信他的笑是含着諷意的，彷彿在說：

「這麽一個衣冠齊楚的男子，要買什麽針。」

我走到第二家在巷子裏的洋貨店了，架上放着許多綫盒子，我知道一定會有針賣

的。

——有針麼？

——什麼？

——縫衣服用的針。

——沒有。

這回答我的是一個年輕的孩子，而他的態度却非常的冷淡，他不笑，我覺得還自然。因爲他年輕，他知道的所謂世故，當然及不上那個中年男子的。不過在他那副嫩嫩的面龐上，也帶着一種充分的輕蔑的表情，似乎在說：

——有針也不賣給你這個像「書生」模樣的人。

在這廣大的市間，我眞不信買不到一根針，可是在這廣大的市間，現在我眞不知道到何處才能買着一根針了。

蹣跚着，蹣跚着，在這廣大的市間……

不知道這是第幾家了，我看見一個少婦坐在門前縫着衣服，她的背後是一張煤黑的櫃台，櫃旁放着一兩個彷彿食櫥似的貨架。

——有針麼？

——有。

當我聽見「有」的這個字時，我好像已經「有了一切」似地那般喜悅了。

——要多麼大的？

——像……

我說了一個像字之後，於是用我的食指和姆指比了一個長短的度數。

她拿出一根不滿一寸長的小針。

——這樣大的可以麼？

——可以的。

——可以麼？

她又問了我一句，像是怕我買了繡花針回去不便穿線似的。這時我委實計較不到針大小的了，我正是爲有了針而喜出望外。

她的眼光是神祕地在放射着，我覺到了男人的羞縮了。

針，不只買了一根，是一對；一對也不過兩個銅幣的代價，雖然兩個銅幣的分量重於兩根針，可是兩根針的銳利光芒，永遠是勝過兩個銅幣的。

衣服直到現在還沒有縫，落下來的鈕子，還依然裝在口袋裏。

針，不致於就生銹了罷？我摸到鈕子便這樣的想。

一九三一，一月廿二日。

幽靈界

酆都縣說是一個鬼城，在那里作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商人到了夜晚算帳，常常由竹筒子裏倒出錫箔和紙灰。另一個地方叫伊犂，在遙遠遙遠的西陲，這里可就不同了，誰有本領去，誰就可以帶了金銀財寶囘來……

這些傳說，都會給我以許多神祕的幻想，不過錠灰和金銀財寶倒不是我所想要得到的東西，我想：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地界啊！我是要去一囘的。

更神祕更怪誕的事，常常逼過了我的弱小的心靈。我於是嘆恨我怎麼只是一個渺小者的人了。

那無限的蠱惑，其實也就是最沒有道理的欺騙。

我大了，我才知道了一些渺小的意義。可是，無數無數的念頭，也開始萌生在我的心裏。等到念頭都漸漸地死光了，但我依舊不會變成一個不渺小的人。

我知道，也許有一個最後的，還沒有死去的念頭在跟着我，那便是有一天，我能走出這個世界，走到另一個裏面去。

那個世界在那里呢？我已經用了多少年的「心機」，踏過了多少地方；我已經把我的心和足都磨成了胼胝，但何時何地我所看見的都還是人。人是這個世界裏的，這個世界也唯有無量數的人。

我憤懣，我幾乎瘋狂，我狠狠地想：酆都我不要去，伊犂我也不要去，神祕的，怪誕的……：一切的蠱惑都已欺騙了我，難道我這最後的念頭也是一個娼妓麼？

一天，我決心把這最後的一個念頭也要丟棄。我獨自出了大門，沿着路邊儘往前疾走，我疾走了很久很久的時刻，使我感到了異常的疲憊。

太陽不知怎麼已經瞑了，空中不知怎麼已經黯了，四圍，到處，都是一片的蒼蒼茫茫！在蒼蒼茫茫裏我的形骸不知怎麼也已經失掉了！

用絕大的鎮定想使我回復自己的意識，但枉然，并且更鑿確地知道我此刻只有一顆心在蒼茫的界圍裏移動着：．

「我眞地走出世界了！」最後我摒住了氣息，驚訝這樣奇蹟。

我看不見我以前那些看熟了的，認識了的，親的，疏的，愛的，恨的一切了……模糊的只是一些影子：多的少的憧憧的，快的慢的穿逡着……

都是影子。我也是影子之內的一個影子。

我忘却了我的目的與一切，從大街走進小巷，又從巷裏轉到角落。有時，發見了一兩個鬼豆大的火光，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近旁，才看出了是一個影子賣夜食的。他躱躱藏藏，像是偷摸着什麼符咒；彷彿是忽然嗅出了什麼「生人氣」。我心裏好笑：要是我買了你的餑餑，回家算帳，你可就要提防從籮裏倒出一個駭你一跳的鏗

鏘的東西。

這光亮也輕輕地移動，像五月裏的流螢，像我同時的那顆心。隨着這光亮和影子，發出一聲低長而嘶啞的聲音，那似乎是想鎮定他自己，或者在試探試探四圍有沒有人。無論什麼幽靈都是怕撞見了「人」的。

「我眞地到了另一個地界了！」於是我又摒住了氣息這樣的欣慶。

一切的念頭我都沒有了。我已經也是一個幽靈！

在這境界裏，鬧市也是有的，那便是幽靈的影子接着幽靈的影子，無數無數的幽靈的影子堆在一起。

在人們的世界裏，却是管他叫作「夜」了。

夜過御河橋

我像一個暮年的商賈，已無心於利祿，或者比較恰當一點說，只是一個飄泊江湖的走販，現在又重復轉到了這古舊的都城裏來。

我久已怕了明晃晃的白日，我最喜歡的是無邊的昏黯。在昏黯裏我彷彿才有力睜一睜自己的枯澀的眼。

但在這古舊的都城裏，又偏偏多的是風沙塵埃與黑烟！

這一夜，我忽然逢到了久別的淸新的荷風，他沁涼了我的週身，同我週身的所有的毛孔。我看見了脚前那用盡了力氣駝起了背的車夫，他拚命地向前，同時我也看見

了那一個一個漸高漸高的白石橋欄。

「金鰲」的牌坊隱在背後，「玉蝀」的牌坊又矗立在眼前：左邊是黑黝黝的，右邊是黑黝黝的，黑黝黝的都市裏的南北之海！

那燈光，那夢魘的迷迷的眼；那倒影，那掛得長長的淸涼的鼻涕。

夜在陰自啜泣；有蘆荻罷？却不知偸生在那里。

玉蝀的牌坊，也隱在背後去了。

有過寶藏的團城，現在還是虛掩着門闕，寶藏的恐怕早被年年的西風吹瘦；悄悄地從門隙裏潛逃了。

這暮年的商賈，這江湖的走販，如今一個行囊也沒有，就只剩了這一付病殘的軀殼，空空洞洞地裝在吱呀的車上。

車子也只是一輛。又悄悄地穿過了洞敞着的三座門了。

一九三二，九月八日夜。

幾片枯殘了的紅葉

記得早年在東京的時候，逢到秋天，便看見各處的站驛和電車裏貼滿了彩色的廣告：

「紅葉，

到筑筑山去！」

但是秋光易老，年華易逝，我早已從島國歸來了，筑筑山不會有一個機會去，紅葉，我也到底沒有看見過一次。

到了南京，有一次聽人說，

「春牛首，秋棲霞。」

這次不知怎麼在我眼前又映出一張美麗的廣告來，

「紅葉，

到棲霞山去！」

與其怪我大胆荒謬，反不如同情我那種嚮往憧憬於紅葉的熱忱了。在邀赴棲霞的通啓上，我竟亂自地比擬道：

「那棲霞的紅葉，正是如火如炬，如五月的榴花照眼……」

紅葉，我本來沒有看過，所以就把他譬如火，炬，如榴花——五月的榴花，因爲我知道這些都是可以形容紅的。

謝上帝，那是一個天晴氣爽的早晨，我混在一羣侶伴裏跳進車箱了，沒有一點離

愁，沒有一絲別恨。我彷彿是一個勇敢英邁的巡禮者，毫不躊躇，也不回顧，儘自向前瞻望了！瞻望着我所嚮往與憧憬的棲霞，紅葉底棲霞。

朝霧漫漫，輪聲轆轆，那正是我最感到得意與興奮的時候。

棲霞到了，是連綿不斷的「山」字般的山，是個個都披着黃色睡衣的山。蔓草如同她的散髮，岩山好像她的亂鬢；未曾晨妝，也沒有粉脂。

我真歉愧！我不是介紹給我的侶伴：棲霞的容光如火如炬，如五月的榴花照眼麼？可是，紅葉都已經枯殘，只有失却的容顏了。

幸而沒有一個同伴責問，否則我將不免帶着憐憫的聲調爲她辯白了：

——朋友，記憶着：秋光是易老的。

我委實要感謝我們的侶伴，他們勝於我的那種勇敢英邁的精神和那些弱於我的那

種可憐可笑的形像，都同樣助我成功了；因爲一方是我的先鋒，我是不甘落後的，一方我又是人家的先鋒，自然更不肯中輟了。於是千三百多尺的高峯——對於我是太高了——被我征服了。所有的同伴，也都「造極」了！

在山頂上，有的嘆長江之偉大，有的讚美田陌如畫，但誰也不去理會棲霞的本來的面目了。

棲霞，這時也許在陰白感嘆着罷？

——我的容顏紅過，又黃了。你們是聚了，還是要散的，來了，還是要去的。

琴音止了，歌聲歇了……………不久以前那種勇敢直上的精神，現在又準備着去小心翼翼地下山了，不容駐足的就是下山的時候了。

果然，聚了，還是要散的，來了，還是要去的。

回頭又望到棲霞，可是遠了，遠了！她在夕陽中沈着苦臉，悵悵地對我們以目相

送了。

在歸途，我才向山童索着幾片枯殘了的紅葉，等帶了囘來，更憔悴更枯殘了。現在，我正想把這幾片枯殘了的紅葉描畫下來，重新塗上一點顏色，贈給這次同遊的侶伴，並遙寄我的友人。

秋光易老，年華易逝，我已經把今年這幾片不易得也算得來了的紅葉獻給你們了。明年，不管去筑筑山，去棲霞……最好都要及時；如果得着鮮紅還未枯殘了的紅葉，那還望你們給我寄幾片來。在這裏，我祝福你們了。

一九三〇，十一月十八日

送友人行

同心而離居，
憂傷以終老。
——古詩十九首。

前夜的燈光，好像充滿了惜別的情意，他是那樣依依地，和藹地照着我們，我們默坐着，於是也不忍和他匆匆地分離。石油漸落漸少了，直到夜分的時刻，才各自回到房裏去。

不久，北房的燈光先熄了——大約是石油已經竭了的原故。這時，只有C和我

房裏的窗紙還橙黃着……

——還不睡？我想問他。

——你呢？我揣摩着他也要問我似的。

最後，東房的窗紙，不再橙黃了。全院都是烏黑的，只剩下我牀前一個遲遲不忍遽滅的孤燈，但燈光也是微小如豆了。

——啊，我們這個畸形的家！他不再向上生長了，他將從此永遠地死去……

當我初度浴在黑暗房裏時，驀地給了我一種莫名的哀感。

明夜，雖有繁星依舊地撒在天空，但北房和東房的燈光，再也不能染上窗紙了。

躺在牀上，想起了日本古代的俳句，大意是：

假如把今朝的晨光——

藏在我的袖底：

那麼明日的此時，

你啊，你仍是留在這裏……

晨曦和燈光，畢竟是關鎖不住的東西，明日的此時，行人早已首途了。

他們用了許多繩索，才能綑住幾個書箱和行李；我的心，只需一根愁絲，便纏得緊緊的了。我的心，雖被纏住，而我臉上的筋肉，卻還和平日一樣：不使他鬆弛，也不任他有一點緊張。

臨別的上午，我們還是依舊地談笑。

「我們是快要別離了，大家應當Make long face才對啊。」C說。

我沒有睬他，long face說作是作不出來的，彼此反都笑了。

站台是長長的，列車是長長的。站台上有着很多的男女老幼送行的人們，他們有的散着；有的聚着；有的緩步着，有的竚立着……遠望着好像佈着繁星的天空，又

好像是一盤黑白歷歷的棋子。從這裏，可以望見人與人的關連；可以望見人們是怎樣地在織着纖細精密的網——爲織他們自己的網。

鈴聲響過不久，車身便輕輕地蠕動了。一個立在車門，一個伏在窗口，都是手不停揮地向着我。長長的列車，漸去漸遠了，只剩了一個黑點，最後，連那一個黑點大的東西，也在灰茫茫的前邊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長長的站台，寥落得和晨星般的一個站台。剛纔那些黑白棋子，都各自歸向他們的所在了；剛纔織的那個密網，他並沒有撕裂，他從此更拖長了，更帶遠了，更瀰撒得廣了。

自己木然地走出車站，又木然地走進了城洞。想到這個廣大的舊京，在我眼裏的無處不是寂寞與荒涼，想到這無限的宇宙，也無處不使我感到自己的庸俗與平凡……噤了很久的淚水，不覺泫然溢出眼角了。

回到寓所，北房和東房的房門，都已扃鎖了。東房的隔窗，還倚着一把蕉扇。好像是半個人臉，在窺望這空寂的庭院一樣。

地上積了好幾天來的落葉，還沒有人將他掃去……

就寢的時刻，又當夜分了。翻開日報上的行車時間表，計着他們已經過了連鎮，不久就到德州了……

我贈給他們的零食和水菓，想已吃得很多了。那梨，大約不會是酸的，不過我又怕他們聯想到我太「酸」了。因此我寫了一張卡片放在包裹：

請把「梨」儘先吃下肚去。

祝你們前途光明。

我後悔，我不應該在梨字上邊加了那麽一個括號！

我但願他們還像日間那樣一笑置之好了，他們見着那張卡片，如果是 Make long face 起來，那麽我更後悔了。好在他們坐的是夜車，夜車上漆黑的玻璃窗子，都可以當作鏡子，讓他們自己去照自己罷。

一對石球

朋友，你從遼遠的地方來到我這里，你去了，你遺下了一對你所愛的石球，那是你在昆明湖畔買的。我想給你寄去，你說就留他們放在這里。，我希望你常常想到石球，便也常常地記憶着我們。

記得你來的時候，你曾那樣關懷地問：

「在這里，聽說你同着你的妻。」

「是的，現在，我和她倆個人。」

我誠實地回答你，可是我聽了自己的答語却覺得有些奇異，從前，我是同你一個

樣的：跑東奔西，總是一個單身的漢子。現在，我說「我同她倆個」，竟這樣的自然而平易！

你來的那天白日，她便知道了她的寂寞的丈夫還有一個孤獨的友人。直到夜晚，她才喘噓噓地攜來了一床她新縫就的被子。

我不是爲你們介紹着說：

「這就是我的朋友；這就是你適才所提到的人。」

當時我應該說：

「這朋友便像當初的我，現在作了這女人的男人；這女人，無量數的女人中我愛的一個，作了我的妻。」

那夜，她臨走的時候我低低地問：

「一張床，我和朋友應當怎樣息呢？」

「讓他在外邊，你靠裏。」

我問清了裏外，我又問她方向：

「在一邊還是分兩頭？」

她笑了笑，彷彿笑我的蠢笨：

「沒聽說過——有朋自遠方來，抵足而眠啊。」

我也笑了，笑這些男人們裏的單身漢子。

朋友，你在我這里宿了一夜，兩夜，三夜……我不知道那是偶然，是命定，還是我們彼此的心靈的安排？

有一次你似乎把我從夢囈中喚醒，我覺出了我的兩頰還是津濕。我幾次問你晨安，你總是說好，可是夜間我明明聽見了你在床上輾轉。

我們有一次吃了酒回來，你默默地沒有言語。你說要給你的朋友寫信，我却看見

你在原稿紙上寫了一行「靈魂的哀號」的題目。

你說你無端的來，無端的去；你說你帶走了一些東西，也許還留下一些東西，你又說過去的終於過去……

朋友，我們無端的相聚，又無端的別離了。我不知道你所帶走的是一些什麼，也不知道你所留卜的是一些什麼。我現在重復着你的話，過去的終於過去了。

朋友，記憶着你的石球罷。還是把所謂「一對者」的忘掉了好。

——懷B.K兄作

夜

隔了一個夏天我又回到南京來，現在我是度着南京的第二個夏天。

當初在外邊，逢到夏天便懷想到父親的病，在這樣的季候，常常喚起了我的憂鬱和不安。

如今還是在外邊，懷想却成了一塊空白。夏天到來了，父親的臉，父親的肉，父親的白白的鬍鬚，怕在棺木裏也會漸朽漸盡了罷？是在這樣的季候了。

和弟弟分別的時候說：

「和父親同年的一般人差不多都死光了，現在剩下的只有我們這一輩。」

一年一年地度了過去，我不曉得我的心是更寂寞了下去還是更甯靜下去了。往昔我好像一匹驛馬，從東到西；南一趟北一趟，長久地喘息着奔馳。如今不知怎麽，拖到那個站驛便是那個站驛，而且我是這樣需要休息，到了罷，到了那個站驛我便想駐留下來；就在這一個站驛裏，永遠使我休息。

這次回到南京來，我是再也不想動彈了。因爲沒有安適駐留的地方，索性就蹲在像槽一般大的妻的家裏。我原想在這里閉兩天的氣，那知道一個別了很久的老友又來臨了。

這個槽，只有這樣大，他也只得占一張小小的行軍床爲他的領地。

在夏夜，我常常是失眠的，每夜油燈捻小了過後，他們便都安然地就睡；燈不久也像疲憊了似的自己熄滅了。

我煩燥，我傾耳，我怎麽也聽不見一點聲音，夜是這樣的黑暗而沉寂，我委實不知道我竟歇在那里。

莫名的煩燥，引起了我身上莫名的刺癢，莫名的刺癢，又引起了我的心上莫名的煩燥。

我決心地劃了一支火柴，是要把這夜的黑暗與沉寂一同撕開。

在剎那的光亮裏，我看見那古舊了的板壁下面睡着我的老友，我的身邊睡着我的妻。白的褥單上面，一顆一顆梨子子大的「南京蟲」却在忽忙地奔馳。

火柴熄了，夜還是囘到他的黑暗與沉寂。

吸血的東西在暗處。

朋友不時地短短地夢囈着。

妻也不時地短短地夢囈着。

我問他們，他們都沒有答語。我恐怖地想：睡在這一個屋裏的沒有朋友也沒有妻，他們只是兩具人形，而且還像是被幽靈伏罩住的。

夜就是幽靈的。

我還是聽不見什麼聲音，倘使蚊香的香灰落在盤裏有聲，那是被我聽見的了。我還是看不見什麼東西，如果那一點點蚊香的紅火頭就是我看見的，那無甯說是他還在看着我們三個罷。

不知怎麼，蚊香的火頭，我看見兩個了，幽靈像是攜了我的手，我不知怎麼就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第二天的早晨我等他們都醒了便問：

「昨天夜裏你們做了什麼夢？」

「沒有。」笑嘻嘻的，都不記得了。「昨夜我不知怎麼看見蚊香盤裏兩個紅火頭。」我帶着昨夜的神祕來問。

「那是你的錯覺。」朋友連我看見的也不承認了。

……………………

「多少年了，像老朋友這樣的朋友却沒有增加起來過。」

朋友不知怎麼忽地想起了這樣一句話說。

我沉默着。想起這次和弟弟分別時候的話來，又想補足了說：

「我們這一輩的也已經看着看着凋零了。」

烟尾

似乎曾經聽見一個朋友告訴過我基督教徒們說：

「一根紙烟是一根棺材釘。」

這話在我的腦子裏停留過．多少根的釘子恐怕是釘在我的身上並且穿過了我的心。不過我不管，我這個人正要釘子常常來釘我，就是說常常需要一些刺激—如果刺激是比較好聽的話。

身體可惜太不好了，這個幾乎完全廢殘了的軀殼，也確實和棺木相去不遠；但我却沒有一次絕對狠心地戒過煙。

煙，倘使眞地象徵着棺材釘和它的厲害，那麼許許多多根的釘子，也許正是我應該準備下來的罷。

寂寞常常做了我的伴侶，有了他我才覺到充實；繼續而長久一些的充實，於是烟又成了寂寞的唯一的伴侶。我親近自己的伴侶，同時我又發覺了我們有着一樣的運命。我是一個沒有一點理性的人，我的眼睛能夠看見的東西，我就以爲和他們是一樣的生存。一支一支短短的烟草，我看見的他們都是有着他們自己的運命。

他們一大半是消滅在過去了的燃燒裏，那殘餘下來的一截運命過程，在我的腦裏映着的恐怕也就是我自己的殘餘運命的一個縮影。他有知，他定會對於他的伴侶有着信心。

丟到風吹的地方去，他會乘風繼續的燃燒，直燃燒到死。丟到落雨的地方去，他可以居心傲倖，等待着那一個不知道什麼時候到來的雨滴，正正打中了他，他再長斷而盡。要不然也不要風，也不要雨，儘自藏在一個角落的地方，能悠悠地燃燒着自

己，他的氣息也許會格外地使人掩鼻。

可恥的！只有不死不活而依然留在地上的一截斷尾爲可恥！

燃燒，就燃燒完了；是釘子，就要是不容人看見的狠狠地釘到底。

棘人及其他

棘人

我這次囘到家裏，已經隔了好幾個寒暑。到家的那天，距父親的死已是六天之後了。倘使我六天之前歸來，也許在父親衰老的臉上還弛下一條笑紋，在將要模糊了的腦中添一個還存在着的兒之印象罷？也許，在彌留的時刻不致睜大了那雙無光的眼而久久不瞑罷？

幾年前我離開這無母的家，幾年後我又囘到這沒有父親在的家了。從此，永刼，

在家裏，生在世上，我是母親也沒有，父親也沒有的人了。想到父親，想到母親，想到土壤，想到丘塚，想到了這無盡或有盡的天地……

家中的一切，都是在預想中的：零亂，荒蕪，凄涼裏夾着喧囂；然而，我這預想的年紀，畢竟還在它的孩提：那零亂的荒蕪的……一切一切的成績，却已像些結實了的果子，肥滿的野菌，累在樹上，蓋遍了大地。

我哀戚，我已沒有一滴淚。

父親躺在漆黑了的棺裏，弟弟被滿頭滿身的縞素包裹着；他們悲哀的也許悲哀過了，沉靜，沉靜裏塡着死寂。無言，也沒有一滴淚。

交織地映向我眼簾裏的是黑的和白的；生的對着死的、死的對着生的、逃遁罷、隱避罷，然而在這天蓋的底下，有誰能告訴我一條不曲折不回顧的直直的路徑？

當天的晚上，我就被放在齒輪上轉迴了，先從我的箱底，抬出些幾年來也不曾用盡的名刺，用着墨筆，在每張名刺上添寫着棘人，棘人，棘人……

坐着父親生前的一輛舊車，轉到東轉到西；到一處就要先遞一張名刺，到一處如果允許進去，也就等於要接受我以頭叩地的至敬的禮儀。

我昏沉沉地在車裏無所謂的想：人而爲棘，欒欒兮。稽顙，稽顙復稽顙……

第二天

睡在床上作夢，怎麼也不能成眞的，夜只是黑暗，他幷且掩蓋光明。當我醒覺來了，已經是我囘家後的第二天早晨。眼前又是黑的白的交映起來，彷彿更深地使我警惕：這生的還是生的，那死的還是死的，夢的境地在那里呢？所有的生的都是生在這現實的圈圈裏。

父親的棺柩還沒有封，到十點鐘的時候，來了幾個工匠，帶着他們的斧和釘錘；幾個吹手，帶着他們的長笛和短笛；我等候着，祇有一雙呆呆的眼，望着手上托着的臘燭。

棺蓋啓了，從一方玻璃裏現露了父親的整個的面龐，枯黃了的肉上，仍舊是一線黑的眼睛，一列白的牙齒。紅綠的枕衾，圍住他的蒼色鬍鬚。父親帶着這些，就永遠睡眠在這個裹着他的棺木裏。

清音從長笛短笛裏吹出，低低的，綿綿的。

棺蓋又闔了。

糾糾的工匠，揚起他們的斧錘，職份地向那許多寬長的木楔上勇猛地釘去。

——能輕緩一些麼？

——要交代麼？

低低綿綿的清音織在我的沉思裏；如果有可能的話，那麼願隨着那深長的木楔釘送到父親的耳畔罷。

然而斧錘的聲響，却是高過了清音。

鏗鏗——鏗鏗——鏗鏗——同時混淆着我的沉思，我委實要喊了：

——震醒了爸爸麽？

——不麽？

——就永別了麽？

斧錘聲和長短笛音都止了。囘復了的還是沉靜與死寂。

吹滅臘燭，臘燭短少的那一截到那里去了呢？在沉靜死寂的空氣裏存在着麽？還就是隨着輕風永遠飄渺去了呢？

漆匠

我囘來的時候，看見父親的棺木已經是黑的，當然漆過了。

隔了兩天，一個黑鬍鬚拱背的老者來了，吸着長桿的旱烟，迎面而笑，說話是那麽慢吞吞的，倒看不出有什麽和藹的模樣，慢吞吞他像是怕那口旱烟吐出來——一口旱煙之來，在他想量中也非易事。

他的藍皮袍子是那般黝黑，眼睛更黑，使人生怕的是那般黑而又那般的發着光亮。

請教了過後，才知道是棺材店的主東兼漆匠。

「漆過幾道了？」

「兩道。」

「兩道。」

「今天又該漆了。」

「兩道，第三道了。」我順着他的話自語着。

「前兩道已經用過八斤多漆。」像是報帳的口氣。

「八斤多了？」

「不能欺人的。」

這話證實了他前句話確是報帳。我同樣地順着他的話問了一句斤數，想不到就能

惹他表白誠實，他的誠實感動了我。

——兩道，八斤多了，夠重的。自己想。

我不敢對直着他的臉，因爲他的眼睛太黑亮得可怕。自己還是低着頭想，這同不知怎麽想也想到他那雙可怕的眼睛上去了。

——這種眼睛眞是比漆還黑。

——胆小的人怕他，惡魔也會怕他的。

…………………………

第二天看他來漆棺。帶着兩個皮囊包，把裏面東西倒在一只粗碗裏，是一種不黃不白的半流動體。

「這就三斤多，頂好的漆。」

他用幾把很好玩的刷片蘸着這貴重的東西向棺板上直抹直塗，許是工夫超凡，看着非常熟練，幾乎就同戲手法一樣。想到我刷自己最得意的皮鞋時候的心情都不能

如他。

漆也算是一種鬼蜮神秘的東西罷，看着不黃不白地抹上去，一霎時便成了黝黑的了。當時我曾想過，或許有些人的心，一碰到棺材板使也變黑了，雖然任何人都說人心是血肉的，赤紅的。

不過這種更鬼氣更神祕的事情大約是罕見的，因爲我常常好幻想，又常常推翻了自己所幻想出來的結果。

這個漆父親棺柩的老匠，他的手法熟練而又不停，看着看着漆就剩了碗底，但是他的興緻彷彿越發濃厚，如果他能一壁戲手法一壁哼吟些時調小曲，同時或者得着些洩興之舒樂也未可知。

「漆棺底呢？」

「剩多剩少都才找補在棺底上，這是到處的規矩。」

從他說過這句話後，總是笑嘻嘻的，一直笑到收作，笑出我們的大門。因爲有了

弔喪的來，我沒有送他。

我長跪着想：誰的眼也沒有這漆匠的黑而且亮；吞漆那不是人會作的事，他的眼，許是聚了無數人們臨終時刻的死光而來的罷？世界上恐怕惟有這種人才被人怕，并且在什麼世界，有什麼樣子的魍魎魅魑也不會把他怎樣的。我的最後的幻想是如此，雖則也打算把這次的幻想不久推翻，但除我不會見過這種吸死光的漆匠就好了。

父親的死，給我無限的哀戚，死後給我見到的一切的周遭的影像，也可以說是又在哀戚以上了。

兔

家裏素來冷清，有過貓和狗，可是肥的就悄悄地自己溜走；忠實的就被人家毒害。一天到晚沒有什麼聲音。東房的鐘擺，西房也是聽得眞眞的。

這次回來，奇異家裏竟添了一隻白兔。他到處地跑着跳着，像是在這家裏有着他

的位置與職份而匆忙似的。僕人說父親生前愛極了他，每天晚上，總是匐在父親的床洞裏。

——一個人到了晚年，總要把他的精神找一個寄託的所在罷？我這樣的想，就想起父親晚年的生活的枯燥與單調了。

僕人說，這白兎可是他們自己養的。其實，我倒不以占有爲占有，我想，這小動物反正是在我們家裏生着，現在他也許覺得這裏是比以前更冷清了；誰是他的所有者，那大約不是他能夠計較的。

父親死後，僕人說應當給他糊一隻紙兎，顏色還要白的。我想了一會不曾開口。闊人們死了，他們家裏就比他活着還熱鬧。給他糊汽車，糊樓房，糊姨太太，糊大𤸃槍……生怕他在那個世界裏沒有享用的。聽說當先皇帝的死，那可更認眞更闊綽了：紙的他不要，金子的石頭的他也都不希罕，他所要的是活的，眞的。生前喜歡那個大臣那個妃子，死了就叫他們喝下水銀跟他去。

窮人的死，原本就乾淨，可是聽說也有生前拖車子，而他的後人仍舊想給他死後糊一輛車子的。這事情會引人發笑，可是裏面委實有些酸辛。

倘使這世界還和那世界一樣，坐汽車的仍然有他的汽車，拖騾拖馬的仍然有他的騾馬……那麼生也罷，死也罷，生和死，豈不是都失却了他們的意義？

生死沒有什麼意義，我知道的只是父親死了，白兔還生着，紙兔沒有糊，如果糊起來又燒掉了，我不知道那隻兔是生的還是死的。

深夜，聽見父親的房裏常常有響音，一霎間的驚異，立刻就鎮定了。父親的魂靈，不會來返了；那活着的白兔，仍舊天天地回他的息身之處啊！

有時，我也照例的給父親燒一些紙錢和錫箔，那隻白兔總是紅紅的眼，望着熊熊的火燄，或者圍着灰鉢打幾個轉，像是看見了什麼想起了什麼而不勝神祕之感似的。

我也是神祕地在看着在想着，可是我想知道白兔他所看到與想到的神祕的事情。

一篇創作

我們家裏有房子，房子上的瓦，佈滿了父親的口沫；我自己也能混着吃飯穿衣，可是這飯和衣，不知就攙着染着自己的多少心血與淚珠。

父親死了，這遺留下來的房子，被許多人們覬覦，然而誰也不會看見那些房子上的瓦，佈滿着父親的口沫；堆砌着父親的勞力。

如今我已成了諸矢之的，我所吃的穿的，人家都說那是承受父親的餘蔭，我的心血與淚珠，讓他流去了罷，讓他枯竭了罷，這些都不是能夠渲染了人心的東西。

我們的房子，父親的講義，父親的唾沫，父親的勞力……漸漸地化爲烏有了；不只這些，還連同他的膚髮，骸屍……

我知道我自己現在還有血，還有淚；但我也知道有一日將與父親走這條同樣的命運的路徑：一切同歸於盡。

父親生前到學校用的書包，還原封擱在他的房裏，所有的父親用的東西，也都統統鎖在一起。

夜深了，白兔還在他房裏動着；父親的幽靈啊，去遠了麽？還留在裏面呢？

夜深了，他知道那以心血眼淚掙衣食的人之子：每每是在人睡已醒的當兒以黑墨塗白紙的鬼魊的工作麽？

還又是一個深深的夜了，就伏在父親的案頭，査着父親的歷書……睜大着自己的兩隻澀眼，一字一句地寫着，寫的就是所謂訃聞後面要附的哀啟。

我有誠懇，我有哀感，但世人所要的是那個「哀啓」，可不要眞的誠懇與眞的哀感！

眞的誠懇與哀感，在我，恐怕終是寫不出來的一張白紙，在人，那更是一張廢了的白紙。

「創作」罷！天終於變亮了。

熄了燈，簇簇地寫滿了黑字的一篇創作，像是在灰白的光芒裏誕生了。我的臉，也是變得非常的蒼白，腦中却仍在輪轉地想　創作！創作！創作！我不知道多少個昨天是怎樣地過去了！

如果這所謂「哀啓」的東西同我每篇的創作一樣，那麼我希望在每篇的後面都允許我寫上「伏乞矜鑒」罷。

闇巷

回來以後，在家的日子少，去敲別人家的門環時候多。每逢敲到一處，我便不勝惶惶然地想，誰認識我呢？訃聞上是「孤哀子」，哀啓上是那麼多的「不孝」，名片上又是「棘人」。

門敲了半天，但開門來的又偏偏地問：

——誰？

我很少說出我的名子，我只回答：

——我。

聲音是那麼畏顫而低微，誰也聽不出這「我」字是誰，開了門，他看見的是一個沒有人認識的陌生的人。

我不懂得什麼叫禮儀，尤其是對於陌生者的禮儀。我想到了我的孤獨無依，我爲什麼那麼輕狂！那麼幼稚！爲什麼那樣地去敲陌生人的門，進去了又向陌生人磕頭作揖?!

一家一家的大門又都爲我而闔閉，我依舊孤獨，我依舊無依。

多少個白日是這樣地過去了，等到我沮喪地想要回來，一條一條的巷子又都昏闇了。

闇巷裏看不見一個影子，自己的跫音追踪着自己；自己的心聲，咀咒着自己的運命。

運命同我，悄悄地從這條閘巷走進了那條閘巷，走到家了。我的家是在一條深深的閘巷裏。

一九三三年一月。

一九三三，十，一付排
一九三三，十一，二十初版

1——————2000